

翔風

月刊

第四期

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人生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
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是謂善讀書者，享
世間清福，未嘗過於此也。

——陳肩之：小窗幽記。

朔風月刊第一期目次

談勸酒	知堂
小說瑣誌	畢樹棠
關於芝草的攷證	班書閣
談食道樂	紀生
詠兒童二章	沈啓无
粵謳	譚錄
徐志摩與戲劇	李曼茵
醬油與我	伯上
殘秋	聞國新
不如歸一折	錢稻孫
偉人們的遺言	馬克吐溫作 林慰君譯
寶兒	陳綿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作 方紀生譯
朔風室札記	編者

朔風月刊第二期目次

談播癢	知堂
談家書	商鴻逵
談讀書	譚錄
懷辛苗	沈啓无
相失	辛苗
譚宋人之愚	張壽林
由乳酪談到杏酪	傅芸子
今年釣魚	伯上
過去與回憶	江寄萍
愛與友誼的商榷	麥靜
燕京隨筆	蘇民生
落華生及其「解放者」	李曼茵
也是園所藏珍本元明雜劇之發見(上)	傅惜華
安眠藥水(上)	陳綿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作 方紀生譯
朔風室札記	編者

朔風月刊第四期目次

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俳文四篇	尤炳圻	一三四
小說瑣誌	畢樹棠	一三八
內閣文庫讀曲記(上)	傅芸子	一四一
雁與鴉	謝興堯	一四五
錫簫小記	劉繼扈	一四七
夜之章	南星	一四九
凋零之憶	曼茵	一五二
天下人底寂寞	李道靜	一五六
槐樹	王石子	一五九
莎蒂與法昂書	羅靜	一六一
黛黑子	聞國新	一六四
日本新年風俗	承樞譯	一六七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作 方紀生譯	一七一
朔風室札記	編者	一七四

俳文四篇

松尾芭蕉作
尤炳圻譯

一 移芭蕉辭

菊繁於東籬【一】，而竹則爲北窗之君【二】。牡丹則有紅白是非之議，沾染俗塵。荷平地不生，蓮污水不放。（故我獨愛芭蕉。）移居此地後，曾培植一株。已不會憶何年月矣。其以風土之好適歟，數莖滋生，葉亦茂盛，庭爲之隘，尋且侵及蒼蒼。人皆名曰芭蕉庵【三】。舊友門人愛之。每摘芽分根，寄贈各處，數載於茲。歲歲，決意作陸奧之遊【四】。芭蕉行將枯萎，余乃爲移植隣【五】。覆霜禦風之事，一一先以乞諸隣善爲照拂，亦曾有浮筆記之。遙旅夢魂，不盡依依，知獨留必不勝寂寞之感。既別諸士，又離芭蕉，憂思罔亟。三越春秋，始得復歸向之揮淚。是歲五月有半【六】，正花橋將放時節【七】，舊契厚情意未改，此境更不忍離去。乃在舊庵近地建棲隱最宜之茅屋三椽，削杉柱，設竹扉，厚葺葭垣，南向臨池而作水樓。地對富士，柴戶斜掩，眺望正宜。三流滿瀟瀟【八】，賞月更便。適新月之夕以來，即恨雲苦雨。爰移芭蕉，備增中秋月明之景。其葉廣碩，足以覆琴。或半吹折，傷鳳鳥之尾，青扇破而悲風。花雖偶發，不墮艷麗。枝莖總肥，毋勞斤斧。是誠所謂山中不材

【九】，質有足多也。僧懷素以之供揮灑【十】，張橫渠見新葉而起新知【十一】。余則於此二者均不取，遊憩其下，而僅愛其易爲風雨所破耳。〔有句曰〕：

芭蕉葉欲上柱頭，庵前月。

譯者註：

【一】淵明故事。

【二】晉王子猷故事。

【三】翁初遷入江戶（今東京）深川之芭蕉庵，在延寶八年（一六八〇），時年三十七。

【四】翁於元祿二年（一六八九）三月開始陸奧之旅。有名紀行文與之細道傳世。

【五】指鯉屋杉風之別墅探茶庵。

【六】元祿五年（一六九二）五月。

【七】古今集夏歌，作者不明，第一三九：「久盼待，五月花橋開，故人袖香猶在。」此處以花橋引起下文舊契情意未改之句。

【八】浙潮指錢塘江湖。借喻池水之滿，所謂三流，據考證，在今東京深川小名木川入口處。

【九】莊子外篇：「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至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十】懷素，唐僧，嗜草書，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名其庵曰綠天。棄筆堆積，埋山下曰筆塚。世傳有草書千字文等。

【十一】張橫渠（載）詩：「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二 閉關說

色乃君子所憎【一】，釋氏亦以置於五戒之首【二】。

然不忍割棄之愛情憐意終應多。臥於人所不知之閨部山梅林下【三】，偶然陶醉花香，人目不見時節，孰能言必無惡事發生乎。漁兒濡漆白波枕【四】，爲情羈絆而傾家失身之人雖多，然與老來只貪長生，一心只計錢米，於物情全不復能辨者較，其罪固大可寬赦也。人生七十自古稀，少壯又不過二十餘年而已。老之初來，直如一夜春夢。五十六十將至，益日就衰頹，早眠早起，自省更尙有何物可以貪戀。愚流却仍多妄執，無非增長煩惱。苟有一藝之長者，與人一爭是非之心亦隨強。作俗營生，委心貪欲無歷之魔界，終至墮溺溝壑而死，則反不如南華老仙【五】拋絕利害，忘懷老幼，安靜長閑之得老年真趣矣。人至則不免無益之愚辯，訪友則更慮妨他人之勝業。孫敬閉戶【六】，杜五郎鎖門【七】，是視無友如有，視貧如富耳。五十頑夫自書，以自警戒云爾。

門畫鎖，牆上牽牛花朵朵。

譯者註：

【一】論語：「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二】釋氏以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爲五戒。見毘尼藏經。以色列僧首，未知出何書。

【三】古今集卷上第三十九首，「雲迷星澹是初春，拄杖迤邐駕鶴身。閨部山頭明如雪，梅香萬朵照旅人。」據和名抄，閨部山在近江國甲賀郡。

【四】新古今集雜歌下：「白浪終年至，隨流各西東。可憐漁家子，夜夜烟波中。」此處取以喻溺於女色也。

【五】指莊子。李白大鵬賦有「南華老仙發仙機于漆園」之句。

【六】「孫敬」諸本均作「尊敬」。沼波氏芭蕉全集已加訂正。孫敬，三國人。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七】宋史：「杜生者，穎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

三 夢辯

夢中言及杜國【一】，涕泣而睡。嘗聞心氣相交使爲夢。陰濤夢火，陽衰夢水，飛鳥含髮則夢見飛鳥，藉帶而臥則夢見蛇【二】。有書曰睡枕記。槐安之國，莊周之

蝶，雖各具其理，然究仍未能闡盡其妙。至若余之夢，則與聖人君子之夢異。余終日妄想散亂，夜夢亦復如此。余之此夢，誠所謂念夢也【三】。杜國慕余至誠，訪余於伊賀之故里。夜則同床，相助起臥行脚之勞，如影隨身者百日，頃刻亦未離左右也。有時相戲【四】，有時與悲。其志蓋深映余心而不能復忘矣。醒而悲泣不能自已。

譯者註：

【一】據佛家奇人傳，俳林小傳所載，杜國係尾張俳人。芭蕉門人。號萬菊丸。嘗隨芭蕉作吉野之旅。後因罪謫三河伊良古崎。元祿三年死於其地。是文芭蕉元祿四年之作也。

【二】列子周穆王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浮虛爲疾者則夢陽，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云云。偶讀柳田國男新著昔話與文學三三三頁：「距今五六年前，英國名學者塞利古曼來日，因想研究日本人日常所做之夢，囑爲搜集參考書。遂託各書店蒐購了許多判斷夢的文獻。而可驚的事是，這些幾乎無一不是中國占夢書的翻譯。」

【三】前引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三曰思夢」，張湛注云：「因思念而夢。」蓋出周禮占夢。

【四】芳野紀行文中翁自記，一日，聞杜國軒聲，而作畫描之，題曰：「此萬菊丸軒睡圖也。」可作彼師弟相戲之一例看。

四 東順傳

東順老人稷氏【一】。其祖父竹氏，近江國堅田農士也。所以稱稷氏者，或係從其角之母姓。病枕上望七十有二歲之歲之秋月，不忘花鳥露趣，臨終而神志未嘗稍亂。詠罷更科最後之句，方隱入大乘極樂世界【二】。少時本習醫術，以爲生計，仕於本多某侯【三】，未曾有釜魚飯塵之憂也【四】。然厭於世交，終棄其功名本業而去，蓋已逾六十矣。移市居入山中，不離筆硯以爲樂。與機相親者十餘年。所著書，車幾不能盡載。生於琵琶湖上，而逝於武藏東野。是必所謂大隱隱朝市之人歟【五】。

伊人今日應何在，手澤斑斑機四隅。

譯者註：

【一】其角，稷本氏，十七歲即入芭蕉門。爲蕉門十哲之一。四十七歿。有俳句五元集，俳文其角文集，俳論其角十七條等傳世。其父竹下東順，號赤子，由良正春之門人也。亦善和歌連歌俳句。

【二】其角萩之露中，載有東順在病牀望最後之月，與子其角唱酬之句。按東順係八十三齡初秋臥病。翁傳作七十二，或係誤筆歟。

【三】指平多下野侯。

【四】後漢書獨行傳：「范冉，字史雲，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諸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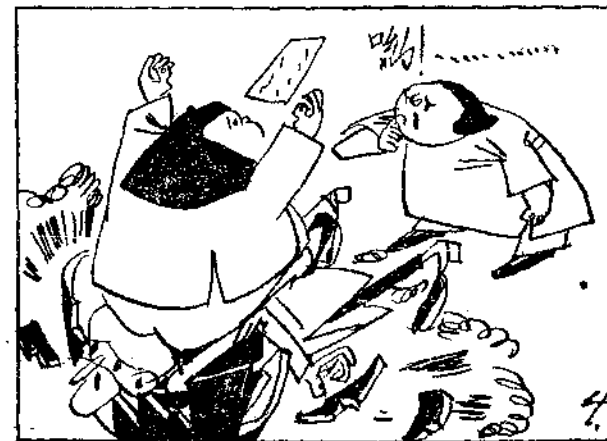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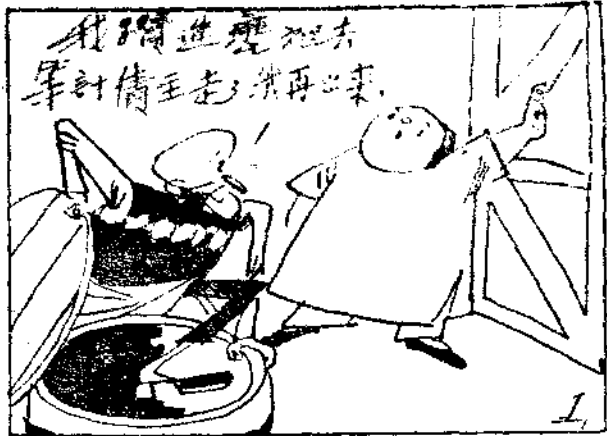
【五】白居易中隱詩語。

譯後附記

俳文在日本文學中佔有相當地位。這一個名詞自來也有種種解釋，要言之，是將俳諧趣味用散文形式表現之的一種文學作品。其對自然與人生的觀照態度，乃至表現時的修辭技巧，都和俳諧相同。在貞門談林時代的俳人，對俳文別無什麼可注意的見解。俳文之實際創始者，不能不說是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芭蕉翁的俳文之高雅幽遠，閑寂清爽之趣，在俳文史上佔獨步之地位。翁以為欲脫自來和文之古臭，樹新鮮的風格，採取漢詩乃為最捷徑。翁之思想取自老莊與禪，其辭句則多受杜白蘇

黃等家的影響。雖然如此，欲將翁之文移譯為國語，究非淺學不才如余者所可勝任。稿經數易，仍遲疑不敢示人。這樣清雅洒脫輕妙飄逸的文字，其實非借公安竟陵的秀筆去逐譯不可。好在余所自以為能了解者，不敢說是文字，而祇是這一點氣分。在這東縛窒息的現實中，所神往者，對翁感到可以特別懷念者也祇是這一點氣分。是以風俗文選編者許六之文雖更纖麗，余不甚取。能將這氣分多少傳達出一二來，聊足向紀生兄塞責，已幸甚了。至於原文及註中之歌句譯文，更不足覽，自知連野上豐一郎在翻譯論中所稱的「擬作」都談不到也。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記於是非菴。



王先生入甕

孫之儁作

小說瑣誌

畢樹棠

二一四

此鄙人讀小說的雜記，不成文章，未嘗預備發表，然每至無稿應約時，便以此塞責。最初幾段載於清華週刊與文飯小品，朔風創刊，已以此敷衍過，今編者又再三催稿，只得仍然以此應之。現在委實寫不出文章來，翻出讀過的書，把著「書後」照抄，雖亦略加整理，總是難得像樣，實在慚愧得很！

林語堂先生著吾國與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一書，論到中國的小說，頗多雋語。如論紅樓夢，言黛玉和寶釵是國人的兩類「甜心」，意即人人所愛也。餘如晴雯之激烈，襲人之柔順，湘雲之浪漫，探春之賢淑，鳳姐之巧舌，妙玉之才智，皆各表一格，爲人所偏愛者。要觀察一個中國人的天性，最好的方法是問他特愛黛玉呢，還是特愛寶釵呢？若特愛黛玉，他便是一個理想家，若特愛寶釵，他便是一個實際家。喜歡晴雯者，就許成一個好作家，喜歡湘雲者，也必仰慕李白的詩。而林公則特別喜歡探春，她是黛玉二人性格的結合，所以她的婚姻美滿，作成一個好妻子云云。寫人物性格之多樣而逼真，是紅樓特色之一，昔之論者多矣，如此解釋，大可代表現代人之見地，實達中庸之高境者。小說話謂：「紅樓

夢之探春，賤視其所生，避之惟恐不及，趨炎赴勢，矯作正直，吾甚惡之，汪精衛亦因斯詆之。」也是確論，蓋所見各取一方面也。惟林公置野史與稗言於第一流說部，未免推崇過甚。此書有幾部分可取，大體則失之迂笨，想像不純，採實不真，二者之間，更不能調和得自然，欲包羅萬有，而才力不足以駕馭之，眩奇弄怪，徒增拙劣，以小說言，終非上乘也。

小說話 (中華書局出版)，見解頗多是處，而着筆失之零碎，算不得批評，片言偶語，堆砌成書，無一貫之文思可尋，且重要之舊說部，多未話及，蓋全未讀過，猶不如小說小話 (見小說林) 之簡而得要。惟能不襲成說，任意獨行所見，其隨便處，正多警醒處，在二十年前，有如此讀小說之胸襟，亦自可貴。至態度之不大正經，仍視小說爲消閒之書，不即與正統文學並列，則未可厚責焉。如云：「古人爲文，繪物言理，屬辭比事，前無因襲，憂憂獨造，故六經諸子，燦爛光輝。漢魏而後，則守舊成風，古人未言，率不敢道，餽釘繡祭，拉雜成篇，是以每況愈下。而小說一事，作者無文苑陪享之思，意有所言，筆即隨之，別開生面，不蹈故常。金聖嘆論水滸西廂，齊物莊

「其體卓哉，譏之者，皆規規之士耳。」又云：「歷史小說，不能虛造事實，肅造而寓他意，則已非歷史小說矣。若虛造而不寓他意，則既非歷史小說，又非他種小說，直不能成其為書。然若直演正史，則又成爲白話歷史，亦非小說。是則歷史小說，貴能摭拾遺聞，以發正史之覆。如秋聲錄言明末流寇之不制，推原於一妒婦潑醋，而裁驛遞是也。」又云：「中士之文士，率手無搏雞之力，偶逢戰事，則携室而逃。迨其閉戶著書，則又冥想虛事，或即以戲場爲規模，其有不爲越人談冰也，幾希！」又云：「譯書不常用中國典故，述西人口吻，張冠李戴，成何面目！」這些話都說得很是，不過今之說者，發有定論，便似後來居上耳。惟作者解張，不知是誰？由書中略知他是滄州人，曾肄業北京順天中學，也在武昌讀過書，時已加入革命黨，與張溥泉汪精衛爲友。

退醒庵筆記二卷，海上漱石生（孫玉聲）著，乙丑上海圖書館出版。所記多清季雜事，隨便採拾，無多重要。惟記吳野人，李伯元，王稻，李瑞清，韓子雲等文人遺事，頗足資參考。天香閣韻事一則，言所謂花國「四大金剛」之名，爲李伯元所造，登於當時游戲報。因四人每於日斜至味蕪園，於進門之圓桌上論茗，各人分佔一席，若佛氏之有四金剛守鎮山門，觀瞻特壯也。張春帆遂依此演爲說部，可見李氏在當時報界勢力之大。書尾之退醒庵新酒令，用曲牌名一，京劇名一，詩經一，六才子一，連綴成文，不准加減一字，頗有小巧之趣，錄二則：「好姐姐，滿湖船，美目盼兮，望穿了盈盈秋水。」「絡繹娘，紡棉花，織織女手，蘸着些麻上來。」

在上海花九尾龜之前，有一部以嫖妓爲背景的小說，

風月夢，三十二回，通行有申報館重印本。胡適之先生曾論此書有社會史料價值，且特注意其所錄之小曲，爲他書所罕見。這書所寫的時景是洪揚亂前，地景是揚州，妓女多鹽城一帶人，嫖客多假借斯文的士棍，極會玩樂，藉此描繪出揚州社會風俗習尚的形形色色，材料運用得很經濟周到，筆墨也算乾淨利落，用民俗學的看法，確實是一部很可讀的書。即所收土語辭之多，就頗見工夫，恐怕非揚州人，不能完全領會其神味，只略錄數類；以見一斑。如關於嫖賭者有：清渾堂名，吃相飯，相公（妓女），細娃子，三尾子，汚師，局高，關鴨子，捆帳，包捆，結線頭，清利合杯，江湖禮，留鎖，住鎖，狀元印，放差，打喜醋炭，濛鬆雨，剪剪生，帶蒜瓣子釣鮮，哇烏打鳥，漂肺子，打降，剪門，行鹽，十壺牌，開招碰，吃老虎，別棍，看嘎，看歌頭，倒頭烟。關於市井生活者有：把勢局，吃把勢飯，拿苗，起毛，劃翅，撥人，打知會，傳簽，栽鎗，送訪，做欄停，箍桶揖，拉獅子，篋騙（幫開），吃白大攪腿，跑擠鴨子，打滾龍，肉任，雲蛋，放火債，找關，過關，吃堂食，承行禮，書工，尾項。關於游樂熱鬧者有：門標，撩標，跳水頭，搶鴨子，馬披，上錐，開財門，轉花盤，燒肉香，門纏兒，花戳，打連相，打窩抬，扇子戲，端工（香火挑）生人子，六蘇（馬上戳），吃下午，外汰化，趣糟，滿盤飯。關於歌曲者有：淮書，大曲，小曲，滿江紅，疊落，鼻睛絲，軟平調，劈破玉，剪剪花，南京調，離京調，吉祥草，翠鳳毛翎，常隨嘆五更。餘如稱澡堂曰「混堂」，稱時憲書曰「新書」，猜文虎曰「聽商」，從當舖贖出來的衣服有「徽州紋」。前讀苦茶庵五秩自壽詩，有「說狐談鬼尋常事，祇欠

工夫吃講茶，」之句，當時不知吃講茶作何解，查了幾種書，也不得其義。後讀程瞻廬茶寮小史（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續集第五回中有云：「原來巷里之中，常有一種習慣：逢着打架鬥口，分解不開，便扭到茶寮裏，泡壺茶兒，評論曲直，喚做吃講茶。敗者照例須把衆茶客的茶錢，都由他一人還清，算是認罰的意思。」乃爲之恍然，是一句蘇州話，蓋久已通行江南。又如「相應」二字，本是向來公文中習見的一個動辭，而在風月夢中，却成了口頭上的個慣語，無疑是揚州話了。茶寮小史的背景是蘇州一家茶館，藉着在那裏出進的各色人物，描寫民國初年社會之醜態，並以表出作者的中庸之見。寫得輕佻粗淺，接拾清末嘲弄維新之餘風，深染當時揭露黑幕之流習，殊無足取。程氏在昔年海派小說作者中，頗負時譽，有彈詞數種，尙不惡，本書結尾有一段俚歌，即他個人高見之所在，是作彈詞手筆。

小說叢考二卷，鍾靜方著，民國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乃以史實，考證小說本事者。作者瀏覽正史野史頗廣，而讀小說實不多，作法太重史實，殊乏小說史之見地，例如元曲百種之未見，後之小說戲曲從何考起？利用史實考證小說，自是初步工夫，而有時不能盡之，且失之膠柱。蓋小說往往假託話說某朝年間事，而暗中或別有所指，考其背景，應有時代眼光，由制度文物人情風俗，以窺其本事之真實性，徒以人物之姓名事迹有虛實之據，殊不可靠，且不易得要領。本書間有此失，若千里舟傳奇，十五貫院本等，絕不能以明朝史實考之，是也。此作者之生平與時代之尤不可忽略，而本書幾盡失之矣。至如故事之演變，有其本身之歷史性，此縱的追尋應與橫的搜索並

重，方能考得完全。一種傳說往往經小說作者若干次利用，人物之改換，情節之簡繁，每經幾許臆造，成分爲之先後大不相同，徒依一書一史，找尋來歷，有時等於不考，此本書之大缺點也。此書若易名爲歷史與小說戲曲，較有名符其實。錢靜方別號柳東一蟹，嘗著鸚鵡姻緣說部，根據掌故書十餘種，演述豫親王與劉三秀事，又著紅樓夢考，皆可讀也。

周瘦鵬所輯之小說叢譚（大東書局出版），簡陋寡要，殊無足取，內有鄭逸梅小說雜誌叢話一文，所輯小說雜誌名目，有七十三種，可稱相當完備。惟所加註語，皆不得要領，最重要之出版時期，悉未注明，則此目錄等於無用，蓋徒依記憶，未事參考也。中國近世小說，自清末鼓吹維新起，是初期（阿英先生已注意研究此期），自民初揭露黑幕與所謂「鴛鴦蝴蝶派」是中期（范烟橋中國小說史曾述及此，但編得很壞），五四以後，可謂近期，到十六年革命北伐才算前後分明。前兩個時期的風氣與產品有多少價值，是另一問題，而佔有二十年的時間，却是事實。考查新小說前身的種種，對於這段時間，不容忽略。若把其間流行過的小說雜誌按着先後粗覽一過，最易得其大要，所以這種目錄是很有些用處的。我會就個人所見過，編過一個簡單的目錄（未見者不採），自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到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止，共得五十餘種。我搜集這類雜誌，很費過一番工夫，例如蘇州般元順刻字店出版的雁來紅叢報，商務印書館的繡像小說，現在都很难得。到二十六年夏中止，雖不完全，亦大體俱備矣。

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內閣文庫讀曲記(上)

傅芸子

自晚近戲曲之學大興，治斯學者，多方採訪資料，努力研究探討，即就近年整理所得成績而言，固已為中國戲曲史另開一新面目。而近年新資料的出現，尚有為吾人絕意想不到者；如前歲發見九宮正始，及去年也是園所藏元明雜劇的出現，就吾弟惜華所為介紹二文觀之（注一）乃知今日尚有如此多量的宋元南戲資料，元明雜劇作品存於世間。倘能再作進一步的探討，彌覺姚梅伯的今樂考證，王靜庵的曲錄及宋元戲曲史等初期的研究基礎，更不能範圍於吾人矣。惟國中發見的資料殆皆可遇而不可求者，故吾人尙宜轉移視線，求之於國外；如研究燉煌卷子者之宜赴倫敦巴黎，研究小說者之宜赴日本。

日本宮廷官府以及私家各文庫所藏漢籍之多，世所周知，勿庸贅述。然最精者首推宮內省圖書寮，最富者當讓內閣文庫——此文庫之書乃江戶時代（西元一六一五——一八六七）德川幕府昌平學的舊藏。自幕府廣搜漢籍以來，宋元舊籍，插架固多，而明人著作，逃於清代禁燬者，則羅尤富。戲曲小說在寬永，正保年間（當明末清初）購藏者亦為不少，今猶可徵之記錄（注二）。吾人試一檢之內閣文庫漢籍目錄，其為中國已佚或罕見之籍，如子部

中，明人的雜家，小說家的著作，可稱宇內惟一鉅觀。小說部分，前已由友人孫子書先生東渡觀覽，撰為書目提要二種行世（注三）。戲曲部分，量的方面，雖不及小說之多，然均屬明刊善本。除若干種猶保存於國中者外，尙有為國中已佚或罕見的戲曲撰集數種，如八能奏錦等，極為重要，匪特可供研究明代中業戲曲史的資料，抑且為探討明代小曲發生情況的珍貴文籍。國人似尙未有入覽者，僅日友長澤規矩也先生曾一調查，著錄其書名於佚存書目中（注四），後又於書誌學上有所考察介紹（注五）而已。余來東數年，久蓄觀覽之意，惟旅居西京，假期又皆返國，以是無暇未果。去歲十一月之末，偶以事赴東京一行頗思假此機會，一觀東京各大文庫，調查其所藏之戲曲並子書先生書目中未載之小說。就中惟一目的物則為內閣文庫的戲曲，宮內省圖書寮，前田侯家尊經閣文庫次之。先後自余任職機關，開列書目（三處共二十五種）呈請入覽，幸皆蒙允准。蓋內閣文庫及圖書寮均在宮禁之內，普通人不能入覽，而近年內閣文庫，設衝閱覽者資格，似較昔為嚴。此次余又得內閣情報部長橫溝光暉先生之謬譽，並特許余縱觀內閣藏書，惜限於行程，僅延期半日，又追加閱

覽二刻的來歷奇等較種小說，可謂深得眼福。然在閣中一日有半，不過十個時間而已。匆匆目覽手抄，略無片刻暇晷。幸承長澤先生導余入覽，又假余往日調查筆記參考，故如入寶山，幸未空回。茲將此次所觀主要的內閣文庫所藏的善本戲曲（尊經閣所藏萬曲明春一種附之，圖書寮所藏之西遊記雜劇及橋浦記二種，因已有影印本行世從略。）略記各書版本格式，內容特點，計得十二種，聊以紹介於國人。此外尚有東京觀書記一稿，並略述小說雜著等，將刊於東京出版之書誌學雜誌中。至於專門為戲曲史的探討，小曲的研究，當另有文詳述之。

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

簡稱：詞林一枝。黃文華選輯，萬曆元年（西一五七三）福建葉志元刊本，內分三層，上下兩層，均為所選戲曲，中層為散曲，小曲，每卷之中，又有插圖，大型繪像二三幅不等，此為萬曆時代（一五七三——一六一九）的戲曲選集之一流行的格式，下列之：八能奏錦，玉谷新簧，萬曲明春，均屬此三段的格式，此書上層所選計有：獅吼記，胭脂記，藏珠記等十九種，下層計有：三桂記，羅帕記，玉簪記等十七種，每種所選至少一二齣，就所選之三十六種劇本觀之，多為南戲，以琵琶記所選為最多（佔卷三下層十分之八），就書名觀之，所謂：「青陽時調」者，據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云：「……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韻，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注六）可知此調乃弋陽腔之變化的新腔，青陽本屬安徽池州府，池州乃餘姚腔的流行地（注

七）今弋陽變化的新腔——青陽調——已侵入安徽省內，可見當時弋陽腔的餘勢，猶不可侮。維時勃興的崑山腔，已自吳中漸擴張其勢力於他處，適應此種新腔——崑山腔——的主要作家，在嘉靖萬曆間，已有多種新作品出現，故此書編者殆亦具迎合新時代的心理，書中選有：李開先的斷髮記，陸采的易鞋記，張鳳翼的紅拂記，灌園記，屠隆的雲花記，汪廷訥的獅吼記……數種，一二折不等。然大部分仍以戲文為多，荊劉拜殺四大傳奇，除拜月亭之外，無一不選。以外明初著名的南戲如：蘇復之的金印記，邱濬的投筆記，沈采的千金記，不見傳本的四節記，沈受先的三元記，皆有選劇。而無名氏的作品尤多，如胭脂記，教子記，長城記，昇仙記，破寨記，古城記，金貂記……等。尚有藏珠記，奇逢記，鬲弓記，賣水記等，未見著錄的多種，更足珍貴。此書誠為探討崑腔勃興時代之弋陽，餘姚腔殘存狀況的絕好資料。至於中層所選卷一計有「時尙楚歌」羅江怨共三十首。卷二「時新要曲」乃散曲，凡五題。卷三仍為羅江怨，共二十五首。卷四雜曲。據沈德符的顧曲雜言，羅江怨興於嘉隆間，此則標目為「時尙楚歌」，可知此曲乃兩湖間的產物，萬曆初年，猶在流行。此書鄭西諦君曾於明代的時曲中一介紹之（注八）羅江怨以外，彼謂尙有急催玉，劈破玉歌，並附錄此曲各一首。殊不可信，蓋此書根本即未收此二種俗曲，收此二曲者乃八能奏錦及摘錦奇音也。蓋未見原書之故，致有此笑柄。

鼎離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六卷

簡稱：八能奏錦。黃文華選輯，萬曆元年（一五七三）蔡正河愛日堂刊本。格式與詞林一枝同，卷數則分上中下，一二三，

似分兩次刊行者。此書今存者僅二三卷兩卷，上卷及一卷均殘，中下卷全缺，幸目錄猶存，得考見全書內容。所選上層計有：羅帕記，玉簪記等二十六種。下層計有：木梳記，獅吼記等二十種。綜計仍以南戲爲多，明初著名的南戲與詞林一枝所選者略同，以外尚有陳龍齋的蝶翅記。無名氏的作品又有：羅帕記，剔目記（二種見徐文長的南詞叙錄「本朝」內）米欄記（即珍珠記）車廩記（二種見曲海總目提要）其未見著錄的則有：木梳記，金箭記，飯袋記，雙盃記等等。而呂天成曲品下所稱：以三元記改成之四德記，亦見此集中。萬曆時代的新作品，除所收獅吼，紅拂，玉簪，易鞋諸記外，最可注意者則爲梁辰魚的浣紗記出現於此集中，浣紗記乃當時勃興的新腔——崑腔——所使用的新劇本。此書之流行地，雖難確知，但依舊名所冠之「崑池新調」觀之，崑當即崑山腔，池即安徽之池州，乃餘姚腔，流行範圍當以安徽爲中心。惟梁伯龍的浣紗記，仲種腔調不能使用（注九）吾人雖不能明悉此地有無歌唱者，但此種新腔的脚本已被選入此集中，則崑腔在萬曆初年其勢力固已自吳中蜿蜒至安徽一帶矣。中層所選盡爲小曲，羅江怨二十首，哭皇天歌二十首，劈破玉歌，急催玉歌各三十首，前二種乃嘉隆間的產物，見於沈德符的顧曲雜言，劈破玉歌，此書目錄中冠以「新調時尙」字樣，可見乃萬曆間新興的小曲。書中郎與其兄伯修尺牘中有「……世人以詩爲詩，未爲爲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爲詩，故足樂也……」（注十）此曲當爲書中郎所喜，猶如明初李時，何大復二人之稱賞瓊南枝等俗曲也。（見顧曲雜言）本集所選者，內分春夏秋冬，吹彈歌舞諸題，以四季的四首爲最佳。

鼎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新簧五卷

簡稱：玉谷新簧。景居士選輯，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書林廷禮刊本，惟第二卷首題名則作鼎鑄精選增補滾調時興歌令玉谷調簧，此次長澤先生又於第三卷末頁上層發見「玉振金聲中卷終」字樣，吾等急檢之前二卷首之題名「玉谷新簧」及「玉谷調簧」四字乃係挖補者，可知此書屢經改名印行，此爲明人書賈之一積習，吾人常於明人通俗的書籍中見之。疑此書最初恐名爲玉振金聲也。格式與前二書同，惟編像係小方型，間置於上下層曲文中，鑄刻亦不及前二書之精美。且內容與目錄亦不一致，余初覽此書時未覺，會翻檢多時，頭爲之昏，茲姑據目錄略述如下：上層計選金韶記，昇天記等十二種，下層計：三國志，琵琶記等十二種。就中仍以南戲佔大多數，其未見於前兩書者有無名氏的玉環記等，未見於著錄者有思婦記，六惡記，綺緣記，祝壽記等。至萬曆間作品僅玉簪記，浣紗記兩種，在萬曆末年，崑腔大興時代，所選如此少量，似爲可異，實則此書乃非爲欣賞崑腔歌曲所使用之選集也。就此書之題名觀之，所謂「滾調」者，似尙未見之明人記載，一時頗難確定爲何種腔調。但同時幸得一比較的研究資料，差可一證，即下述之安徽刊本的摘錦奇音，亦題有「滾調」字樣。嗣於尊經閣所藏的萬曲長春封面上余又發見有「微池滾唱新白」字樣，余意此數字可爲「滾調」之一注脚，殆即徽省之一地方的腔調，蓋崑腔未產生之前的南戲，頗欠一定的音律，雖同一戲文，而依地方的歌唱，腔調亦因之有所不同。徐文長的南詞叙錄所謂：「永嘉雜劇興，則又即何坊小曲而爲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可證南戲之無定律。微

「餘姚腔」的一種新腔調也。此集之僅選昆腔的浣紗記一種，亦不過聊以點綴而已。第一卷中層完全爲「時興各處戲妓耍孩兒歌」鄭西諦君於明代的時曲一文中，亦曾言及此曲，但謂係載於摘錦奇音內，則爲大謬，蓋摘錦奇音中，根本未收此曲，又謂有數十首，實亦不過十六首（外有嘲桐城，銅陵等處「小夥」五首）各曲內容亦非完全爲譏嘲者，除於臨清，揚州，儀徵，蘇州的「姐兒」毫不客氣外，餘如天津，九江……的「姐兒」又致相當的贊賞矣。此曲頗爲罕見，茲擇其所謂「不傷大雅」者一首，附錄於後，至嘲「小夥」五首，頗難選載，茲從略。

蘭溪姐兒似弱蘭，嬌體態賽人間。

郵亭學士親携手，笑把胭脂點玉顏。

夢未殘，夜已闌，惱亂柔腸淚暗彈。

——耍孩兒歌——

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六卷

簡稱：摘錦奇音。雖正我選輯，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張三懷刊本。格式與前三書不同，（惟圖係大型。與詞林一枝等同）此書僅分二層，上層僅一小欄，載小曲，酒令，燈謎及省縣地名。下層約佔全頁十分之七強，所選盡爲戲曲，計有：琵琶記，西廂記等三十二種，仍以南戲爲主，琵琶記選至十一齣之多，佔卷一—卷一。前劉拜殺，僅未見殺狗記，餘三種皆選入。他如金印記，投筆記，千金記，三元記，新髮記，羅鯉記，以及無名氏的：長城記，昇仙記，金貂記，破甍記亦均選入。

集中。其爲前三書所未見之無名氏作品則有：運變記，白袍記，東窗記，讓環記（見新傳奇品）等。未見著錄者則有：金網記，煉丹記，招關記，嫖院記（係演王公子故事）。萬曆時代的新作品極少，除玉簪記外，僅見王伯良的男后記，其數量之少，與玉谷新簧相同。據此二書所選之諸劇觀之，愈足明「滾調」之爲南戲一個新腔調矣。上層所載俗曲，計有：羅江怨（與詞林一枝所選者同，惟詞句微有出入。）急催玉歌（與八能奏錦所選者同。）哭皇天歌（其間五更與詞林一枝所選者同。）劈破玉（除八能奏錦所選者外，尚有：怨病哭，嫁走死，古人名，娘女問答等多種。）四種。卷三之「時尙古人劈破玉歌」均以傳奇爲題材，每首一種，計有：琵琶記，金印記，白兔記等十五種，多半仍屬南戲，可見南戲之勢力，在此仍未少衰，即俗曲亦以之爲題材也。茲附錄一首，以見一斑：

琵琶記

蔡伯喈悶在書房內，

叫一聲牛小姐我的嬌妻！

你令尊強贅爲門婿，

家中親又老，三載欲饑荒，

欲待（帶）你同歸，欲待（帶）你同歸，

妻！令尊捨不得你。

——劈破玉歌——

偶然被月夜的烏鴉叫醒了，又是想相逢，又是不耐煩，我祇是說着無理的心願，求禱神明。相思的病，也是剛性的緣故麼？將酒來消遣吧。這原是苦的世界呵！

——周作人譯：日本俗語。

雁與鴉

謝興堯

在我個人腦筋中，是極喜歡雁與鴉的，因為牠們啼叫的聲音頗相似，又常常把這兩種東西，誤會成一種。至於我喜歡它的原因，固然這兩種鳥，它本身就富有文學價值，就深寓詩意，所以古今來文人詞客，以雁與鴉作題材的，不知道有多少！咏雁的尤其多。而我獨愛聽它那淒涼悲壯的聲音，覺得在某一時間，某一地方，要是沒有它們的點綴，便感到索然無味。

大家都知道雁是一種「情鳥」，無論怎樣，它總是要成雙成對的，所以把它比成夫婦。在現今舊式嫁娶的儀式中，因為雁不可得，於是便買一對形似的鵝去充數。我想社會上，恐怕只有這一種「副牌」，或假冒者，是大家明知其偽而公然承認的。按古來昏禮都是用雁，不知何時才以鵝去替工，無從考究，這須得請教講三禮名物和民俗學者們的先生們。至於鵝之為物，形既不雅，肉亦不足食，然而今日尚能存在，並且每逢好日子，猶視為奇貨者，不能不算係完全受雁之賜，否則早被淘汰，一般人久不識鵝為何物矣。

雁飛行時結羣不散，所以又把它比成兄弟，稱為「雁行」。實在說，雖然它本身行為如此，其大半還是雅人文

士琢磨出來，附會結果的。但它被人注意，也可以說牠成功的地方，還是在它精神上的情意，和它聲音上的嘎然長鳴，於是能成爲名鳥，成爲有意思的動物，而爲其他的禽獸不如。

當秋風乍起，黃葉滿地，那種荒涼淒清的景象與時令，已經够人感慨的了，嘗讀書更深，皓月當空，夜闌人靜的時候，偶散步庭院，觀望高朗，忽聽空中嘎嘎之聲，結隊而過，真令人發生無限的惆悵，引起以前在人生途中各種悲歡離合的回憶。尤其像我們遊子，旅居燕北，觀雁南飛，更有說不出的懷念。無怪古人的詩篇，聞雁聲而興悲歎了。但是在前賢詠雁的文章中，佳句極多，如搗衣曲的「報寒驚邊雁」，和黃滔「秋夕聞新雁」詩，所謂：「湘南飛去日，緬北乍驚秋，叫出隴雲夜，聞爲客子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旅館移欹枕，江城起倚樓，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寂聽良宵徹，躊躇感歲流。」而最爲人注意的，還是西廂記裏第七「哭宴」一折，鶯鶯唱的歌：「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以寫景表離情，而以雁點睛，更覺得精神清麗，凡是愛讀西廂記的，多半喜愛「哭宴」這一

鶴，於是在文學上，漸漸的構成以秋代表別離，又以雁來來代表秋天。就是在戲文裏，也是「昭君出塞後，接着便是「鴻雁稍書」；而「四郎探母」，也有雁過衡陽各一般的坐場詩，雖然沒大關係，不足為憑，也可見其意義普遍了。

說到鴉，我不知道北京的習俗，何以會認為鴉是不祥之物？因此我嘗與人抬槓。人們都把它呼作「老公」或「老信」，（記音）一聽見老公呀呀的叫，便以為不吉利，嚴重的還說是死人的「先聲」，預兆，或者因為它色黑不漂亮的原故罷。照書上說：鴉有反哺之義，稱為孝鳥，是儒者所尊敬的。而我除了喜歡聽它悲壯的哀鳴而外，還覺得它是城市裏的不可少要素。在南方到處都是，沒有一家的房脊上，在黃昏時候沒有許多鴉排宿在那裏的。記得少小時，住在陝南的一個名城裏，每當夕陽西下，燈火初明的時分，便聽得滿天都是鴉點點亂飛亂叫，與城頭上，軍營中的號聲相配合，十足的顯出「孤城落日」的景色，而它那黑色的形體，慢慢的隱沒在烟霧迷漫中，雖然這座城市，隨着它昏昏然睡去，以至夜色沉沉，但終因它淒涼的聲音，使這城市也彷彿是興隆旺盛，王氣未衰。若是一座古城，一個大市，在日斜西山，茫茫雲樹裡，便鴉無聲的黑下去，我覺得是太殺風景。所以我常感覺北京的「老公」還少一點，不然的話，我們到傍晚之時，散步於三海，景山，或立在金鑿玉棟橋上看落

日，有無數的鴉掠空長嘯，立刻可以感到這古城是如何的偉大，是如何的莊嚴。我以為雁是點綴鴻寒的東西，而鴉則是城市中表現晚景的要素。

我們嘗讀赤壁賦，蘇氏所描寫的：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曹孟德橫槊賦詩的氣概，不禁神往，這是寫夜色最好的文章。記得七八年前與北大國文系雙木教授，閒逛公園，他為我講這篇賦，他說：月，是曹操比他自己，星是指當時割據四方的如袁紹，呂布，劉表等衆諸侯。月明是覺得他勢力日大，足以自豪，星稀則是指羣雄掃平，苟存無幾。至於烏鵲南飛呢，乃是寓意劉備等過江聯吳。並且說這是他最新的妙悟，最大的發明，我也覺得這種新義與索隱，未之前聞。不過下文所謂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孟德又困於周郎，似乎與上文不大接氣。本來蘇氏原文，是先寫反面，所以先形容曹操睥睨一世的神氣，結果竟弃甲丟盔而逃，而以明月烏鵲來描寫黑夜的江景，寥寥八字，聲色俱備，誠不愧名手。後來學者故意穿鑿附會，離開文學的境界，只不過徒鑽牛角而已。

今年秋天聽到雁鳴的次數很少，這是我引為遺憾的，還算幸運，歷來所住的房屋，都是背臨大樹，得常常看見鴉，不時聽着它的哀鳴，每到黃昏胸臆，在殘暉萎縮，朔風凜冽裏，只要它振羽棲息之聲及長鳴交送入耳，便知道這茫茫大地，快轉入睡鄉了。

二十八年一月，在米糧庫。

餉簫小記

劉緜扈

在詩人的眼光看起來，無論是什麼事情，總是含有詩意的，甚而在販夫走卒的身上，也是儘可取材，記得漁洋先生詩中，曾有著：「銅碗聲聲喚賣水」的句子，父親湖江雜詩，也有著：「新筍盈筐喚賣新」的詩句，雖然我們並不是什麼詩人，但是每見到別人這種美的詩句，總也未免有時感到販夫走卒的呼聲，是儘多詩意呢。

在這種描寫下的詩句中，我最歡喜的，便是陸劍南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點氣力不費，在輕描淡寫的十四字中，托出了整個的春來，這并不是僅我爲然，而任何的人，只要讀過這兩句詩的話，無論是在何時何地，聽到這賣花的聲時，將恐怕都要不由而然的感到，這真是富于詩意的呵。

其次便是這餉簫，因爲我曾經記得，但却從來不曾知道，這是誰的詩：「賣餉時節杏花天」，同時我也不知道餉究竟是什麼東西，而僅于是感到這句詩的美，和富于詩意罷了，前幾年偶而翻到孔穎達的毛詩正義疏，忽然發現了：「餉謂之餉，關東之通語也，」纔知道餉就是餉，後來哥哥做詩，有著「鼓鐵壽婆夢，餉簫百市歌」的句子，問起來，又知道從前家住蘇州的時候，一到二三月間，便

有了吹簫賣餉的故事，于是從此便更增深了我對於餉簫的憧憬。

近幾年來，因爲隨手翻書，無意中卻得了不少關於餉簫的材料，如今信筆寫來，無以名之，只好就叫做餉簫小記罷。

現在江淮一帶，二三月的時候，尤其是在清明前後，總有著許多貧苦人家的孩子，用兩節竹管，一長一短，套在一齊，長的大約三寸左右，上面扎著三個或六個小孔，短的大約一寸至二寸之間，套在長的裡面，放入嘴邊可以吹出嗚嗚的響聲，提著半筐或大半筐麥芽糖，滿街兜賣，尤其是一清早的時候，這幽鬱的簫聲，時時會驚醒了你的曉夢。這是什麼呢？便是前面所說的餉簫。

這種吹簫賣餉的風俗，由來很早，在東漢的時候，是已經很流行的了：

鄭康成周禮春官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餉之所吹者」。
在唐朝的時候：

韋絢劉賓客嘉話：「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餉，』嘗疑此餉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餉人家物故。」

可以知道賣餠的風俗，在唐朝是很流行的，同時由唐人的雜史和詩中，更使我們證明了賣餠的時期；

李義山寒食詩：「粥香餠白杏花天。」

賈島清明詩：「留餠和冷粥，出火煮新茶。」

無形中告訴了我們，賣餠的時候，大概總是在寒食清明前後，杏花盛開的時候。

沈銓期嶺表寒食詩：「嶺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餠。」

李懷玉湖寺清明夜遺懷：「餠餐冷酒明年在，未定飄蓬何處邊。」

又告訴了我們，餠是每年必有的，寒食清明時候的應時食品，也就如同我們江南人的新年吃餃子，上元吃湯圓子，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餅，都是一樣的。而且寒食祭祀的時候，唐人也有時用餠粥來做祭品；

《下歲時記》：「長安每歲，諸陵當以寒食薦餠雞毬等。」

宋朝的情形，也和漢唐兩朝差不多；

吳處厚清箱雜記：「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餠天』，詞致風騷，勝考功遠矣。」

可見餠的故事，和寒食清明吃餠的風俗，在宋朝是依然流行，同時宋人的詩詞中也記載得很多；

歐陽永叔清明賜新火詩：「多病正愁餠粥冷」，又九門寒食詩：「杯盤餠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

楊基江村寒食詩：「預折楊枝插綠簪，豆糜香軟麥餠甜。」

馬臻途中寒食詩：「潑火雨晴餠粥冷。」

蘇軾南歌子（清明）：「已改煎茶火，猶調入粥餠。」

萬俟雅言三臺：「餠香更冷酒」。

都是說關於餠的故事。而且在宋人的雜史和詩裡，又可以見到宋人在寒食的時候，是有着家家自己做餠，或是自己不做，而到市上去買餠的種種情形；

高啓寒食逢杜賢良飲詩：「鄰家風雨杏餠香」。

張炎慶春明（都下賣餠）：「短橋虛市，聽隔柳誰家賣」。

戴表元林村寒食詩：「市遠無供熟食」。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但一百五日最盛（冬至後），節日坊市賣稠餠，麥糰，乳酪，乳餅之類。」

同時宋人也有着用餠做寒食祭品的風俗，在宋人的雜史中，可以見到：

周密乾淳歲時記：「清明前三日爲寒食……朝廷遣台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糰稠餠。」

明禱的時候，清明寒食吃餠和餠粥的風俗，雖然不見，但是吹簫賣餠的故事，却仍然流行，和如今江淮間的情形一樣，在明清人的詩中，便可以見到；

明曹學佺過木瀆詩：「賣餠時節近，處處有吹簫。」

清龔定齋冬日小病寄家書作詩：「餠簫咽窮巷，沉沉止復吹。」

清王漁洋治風絕句：「東風花事到江城，早有人家喚賣餠。」

但是龔定齋詩中的餠簫，是在冬天，這確是一個很有討論價值的問題，我想大概是地方民俗不同的關係，因為古人的寒食，最早是曾在冬天呢。

又關於餠粥的風俗，現在江淮一帶，是還流行著，但是總在清明以後纔有，已經與古不同了。

以上這些七拼八湊關於餠簫的材料，雖然寫得雜亂無章，但是餠簫，這美而富于詩意的風俗，他的歷史沿革，是總可以使我们大致瞭然了。

夜之章

南星

夜間，街上的市聲常常過牆而來。有時候我傾聽着，分辨得出來那些聲音是來自車輪，馬蹄，叫賣人或別的，然而它們對我有些漠然，聽了也不會即刻想像出來那發聲者的姿態和連帶的情形，因為，我和它們相遇的機會太少了。近來很少出外，有時想到，也要思量好久，顧慮着道路的近近，或者有了可怕的預感，彷彿設身摸索着小胡同的黑暗，聽着自己孤獨的足音，仰起頭時，星辰也會射下來恐嚇的青光。想到從前曾在一個小城裏乘夜幾乎走遍了每一條路的事，覺得真是希奇的，難以相信的了。

這也許是生活習慣變更了的緣故。在許多忙碌的日子中如果得到一晚上的休息，那久別的安謐心情也會轉回來。於是我看見一條樹夾着的街道，空中落着細雨或者已經停住了，行人很稀疏，各自悠徐地走着，沒有不快的喧聲，自己走在他們中間，覺不到一點疲乏或煩悶，只在感受腳下的柔和之感，然後轉入一條胡同，其中有一間小屋，屋裏的燈光照亮了方形的窗子，對我述說着愉快和溫暖，但我並不走近它，似乎只看見那窗子就滿足了。

有一次我在夜色中走過許多曲折的胡同。我記得那淡黃的月亮，光輝極不充足，又只是一彎。最末一條胡同的盡頭現出一所高聳的廟宇。我一步一步地登上那大門外的石階。門開着，裏面是一個寬闊的院子。殿宇前面除了幾座古碑兩三棵大樹外就是腳下的磚石了，隙縫中間充滿了荒草。足跡像是有的，但不容易辨認出來。我信步轉入後院，那兒的殿宇更其高大，也更其陰黑，窗紙殘破了，從那些缺口中似乎望得見隱在裏面的神像的暗影。散立着的古柏用它們的枝葉籠罩了整個的院子。一陣輕颯着的風從我的身邊拂掠過去，其中像夾雜着柏實落地的聲音。爲甚麼沒有僧人或別的人住在那兒呢？是一個完全被遺棄的地方麼？我疑慮着，忽然從高處的黑影裏發出幾聲尖銳的蝙蝠的啾叫。我疾速地又走過前面的殿宇，出了廟門，看見石階下的行人了。幾步之外就是一條有燈光的路，最明亮的地方是一個小商店，裏面陳列着紅紅綠綠的貨物，隣近一個放着燒餅油條之類的攤子。有人集聚在那兒。雖然地方仍是生疏的，我有一些暢快之感，幾聲人語聽來也是溫柔的了。

我記得的另一次夜行在夏季裏，午夜之後。沒有望見

月亮，天不是完全陰的，零落的星辰顯得細小而黯淡。那是一條極長的少有曲折的胡同，燈光異樣地稀少，甚至從兩旁閉了的門縫裏也透射不出來。只有一家門外是光亮的，我走近了，看見那兒有一個爐竈，其中冒出來不會很快就熄滅的火燭。竈格是黑色的，爐竈旁有一些殘餘的碗盞。沒有一個人影，火光漸漸顯出寂寞的樣子。隔幾家是一個肉店，門裏的兩個木架仍然沒有輕鬆，上面倒垂着幾條肉塊，已經褪去了鮮紅，和火燭一樣地得不到人的看視了。然後我看見前面暗色裏的人影。一個坐在門口的女人衣襟敞開了，露着前胸，一個孩子在她的懷裏。沒有哭聲或催眠歌，我覺得那靜默對於她們是幸福的。又一家門外的地上臥着一個男人，一個露背的女人跪在他的身旁，手拍着他的腿。他也許是一個病者這思想沒有浮現在我的腦中，我只擔心不久會有小雨落下來。我也遇見了警察，一個徘徊在道路上，像被推動的塑像一般邁着極其懶惰的腳步。另一個隱在尾簷下的暗影裡，身子彎着，頭垂了下來我幾乎聽得見他的均勻的呼吸。我離別了他們，望前胡同外的街道了。一隻狗臥在前面的路中央，伸展着四肢，不肯睜開它的眼睛，彷彿預知即使有夜行人也會小心地從它身旁繞過去的。

像這樣的許多記憶，每到閒暇時就對我秘密地訴說。但此後我是否能在燈光下再和我久別的街道互相親近，仍然是沒有成約的。並不是因為冬夜的風雪，乃是自己的心

思比從前柔弱的緣故吧。

二

坐在屋裡，讓爐火的暖氣圍着全身。如果外面也很沈寂，沒有過客的脚步，沒有樹林互相碰擊，我就可以保持住心上的平靜，預備開始讀一本書了。燈光對我是友愛的又想到沒有甚麼約定，沒有人會來敲我的門，於是我默默地背受今夜會是安適的預感。不久便有一種嘶嘶的聲音讓我輕微地驚訝。我需要回一下頭，看見水壺站立在爐火上。那聲音增加了屋裏安適的情調，而且，我常常因之想到吃甚麼東西上面去；彷彿爐火上有一個小鍋，水同樣地在裡面叫，我將把預備煮的東西放進去。

夜間有一些飯食或別的東西吃的事是好久以前的，而我的回想每一次給它們染上新鮮的色彩。我看見那個低矮的火爐，紅色的焰苗不息地伸展着，我坐得那麼近，覺得衣襟上發熱。我只在留心守候那小鍋裡的水，它的叫聲在增高，上面瀾漫着白的霧氣。如果總沒有沸騰起來的樣子我就會坐不住了。在這以前，我是走在半凍的雪地裏，披着沈重的棉袍，鄙視着迎面的風，攜帶着瓶子或碗走向一家小店裏去的。當我回屋時候，身上的寒冷完全遺在門外了。我匆忙地在桌旁安排起來。最後的事是可以想到的，到了夜深，才帶着滿足的心睡下去。沒有做不熟或味道不合的時候，也沒有幾個人爭食的時候。這都在哪一個冬天

呢，我記不清楚。其後夜食的事漸漸稀少起來，以至於不願想到，免得嘗受失望之苦。是的，我很懷疑那時候舉辦的容易。如在今夜，我的爐火會有旺盛的燭苗麼？我會有個小館和預備好的食物麼？我能走出去買調和而且找得到一個小店麼？我能那樣熱心地在爐邊等待着麼？更重要的是，臨前不久的飯食恐怕會讓我失眠或生病的。

兩年前，我住在一個小胡同裏，遠離開紛亂的街市。屋裡有爐火，但似乎總沒有歡躍起來過，只在屋角發出淡黃的光。我常常不注意它，直到自己的腳寒冷起來，才去撥動爐中的餘燼。我不信它有煮熟一點東西的能力。每夜代替水響的是門外的幾種叫賣聲。它們來訪問那荒僻的地方是奇怪的。有時我走出去，站在門口，看見擔子上的燈光，很明亮，照着胡同的一段。我認識了幾個小賣者，尤其是那個賣餛飩的人，由於試買一次而我變為他的主顧了。他的語聲和叫賣聲都是可聽的。人是一個將近中年者。我可以坐在屋裏，不久他就捧着一碗送進來。就這樣，當腹中溫熱之感未退的時候，我舒適地睡下，期待着幸福的夢。但我終於離開那條胡同了。在那兒寓居的期間很短，最不過四五個月吧。遷移後開始過雪解冰消的季節，而對我熟識的小賣者的思念仍然很深切。某一個夜間，我走到一個小飯館裏去，要了餛飩，不料那味道和我記憶中的完全不符。我沒有吃完，走到街路上去，覺得很憂愁，正如在白晝找了一回失物之後。

又有一個夜，我不知道已經過去多久，以及在一個季節裏。空中落着淒涼的雨。夜半了，我在一條不認識的街上找一個人，為的到他那兒借宿。我找到了。坐在他的疲倦的燈光下，忽然一種空虛的感覺有力地攻擊着我，它給我的困惱和不安讓我不能設法睡覺。我無意識地聽着，外面「硬面餛飩」的叫聲像一條蛇爬進耳中。不久我已經站在另一個燈光之前對被我趕上的人說話了。在傘的覆蔽之下，他打開提籃的布蓋，展露出來微白的，深黃的，有花紋的，和帶着芝蔴的方圓或長的小餅。我搶奪一般地把它們放在手裏。爲了回答我的詢問，他告訴我他久已慣於夜行了，在半夜後他有他的特殊的顧客，而且會買得很多。但他對於我之所以做他的顧客也許是意料之外的吧。

一九三九年一月改作。

土與兵

火野葦平著
金谷譯

本書係以此次中日事變為背景之中篇小說。作者火野氏是一位從軍的鄉土詩人。雖作者自稱不是小說，但自此書出版後，一月間竟銷售五十餘萬冊。評論界說火野氏是遠東雷馬克，裏面充滿了人間最高的感覺的表見，是繼「西線無戰事」之後第二部偉大的戰事小說。本書現已由金谷君譯出，現已出版，每冊定價三角。

東方書店發行

凋零之憶

曼茵

十月的天氣，已然是秋深的時節了。

長靜的院子裏，祇有C和我在屋子裏待着，我倆正在打算着怎樣度過冬天。公厲的夥計乍然遞來一張郵局的包裹單，單上寫着舊衣一件，交我收的。C問我誰給寄來的，我一時也想不出。我倆立即拿着單子，到郵局去取件，打開一看，這才明白，天呀！這是一個女人給我寄來的羊毛衫，裏面夾着一張三寸多長的白色紙條，二行灰藍色的墨水字：「這是我自製的羊毛衫，收起備用。北平很冷，或許可藉它取一點暖。匆匆，盼覆——××」

數年來，我在外方過着浮萍的生活，在友情的愛護中混過日子。天熱天冷，原是自知的了。我既然負起了生活的十字架，我也用不着求人寬恕與同情。連最愛護我的母親，我也不叫她為我擔心一切。現在於無意中得了友人寄來的這件寒衣，當然祇有感激與慚愧了。我即時給她覆信：

「東西收到。說不出的感謝，你不難想像得之。但是它却給我帶來了痛苦，溫了一次你和我的舊夢。我且喜且慚愧，我要問你，你沒有聽人說過麼：「從來壯士多熱血，秋深不必送寒衣！」

以上是記數年前的事，那時自己總好自命不凡，好勝之心，常不後人。把自己當作「壯士」，這種自大狂，如今已沒有了。回想過去，總有點面紅耳熱之感！這，我又得感謝生活，生活把我磨成一把鈍刀了，老了。雖然在年齡上，我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

那個給我寄衣的她——我不願寫出她的姓名，是我第一個女朋友，她的弟弟自小和我同過學，我童年時，常常往來於她家裏。每天上學，不是她的弟弟到我家找我，就是我到她家找她的弟弟。我和她相識祇少有十幾年的光景，我承認她比我先一步嚐到人間的痛苦，尤其，當她懂得愛情時，我還是孩子氣十足。我也作過許多美麗的夢，但那夢境是童話的，是牧歌的。我始終沒有把夢牽到她身上去。

一日，我拿着一包上海寄來的雜誌「幻洲」——葉靈鳳編的——上她家裏去。本想叫她看看這新出的刊物。然而出乎意外，不知為什麼，她竟自在屋裡啜泣着。我覺得很奇怪，我要問她為什麼這樣傷心，但沒有勇氣把話說出，瞪了她一眼就走我的了。好厲害，因為那時她那道貌岸然的父親正在院子裡踱方步，兩手放在背後，匆促的來

同走着，那樣子一望就知道他在發脾氣，爲了免觸霉頭，這是我既去看她又不敢而急急跑掉的原因。

那時她爲什麼哭着，這個謎，隔了幾個月後，她的弟弟才告訴我，說是他的姊姊已經和他父親的朋友訂婚了，就是她哭的那一天，父親把消息告訴她的。他說他父親對這親事很滿意，因爲那人是個什麼留學生，城裡紳士的大少爺。

「那麼你姊姊樂意他吧？」

「不」他衝口而說，「我姊姊還未見過他，不樂意才哭了。」

「那麼……」我微笑了，我的嘴巴合起來！無話可說，其實呢，那時我還不懂得什麼叫婚姻呢。男女的事複雜到怎樣，從來就沒有想過的。

此後，我媽也知道她已訂婚的消息，囑我不許再到她家去玩，於是，我找不到她常拿給我吃的瓜子，同時她也不容易找着機會聽我爲她講故事。我慣於編造各種無稽的趣事去逗她一樂，因爲我怪愛看着她那個微笑的酒窩兒。

不久，我的父親叫我到S埠去，我懷着一顆好奇的心去漂洋了。小小年紀，我便辭別了我的故鄉，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姊妹和我的小朋友，自然也把她拋諸腦後了。

我到了異邦的S埠，看了各式各樣的人生，接觸了各種各級的人物，我的見識漸漸增多了。尤其，赤道下青年男女戀愛的悲劇，我更看了不少，雖然我其時還未嚐過愛

情的教訓，但是我已約略會想像出愛情的輪廓。

一日，父親拿着兩封從國內寄來的信，似乎要交給我，我喜極了，以爲是什麼朋友寄來的，我伸手去和父親要那信，父親不聲不響，乍然在桌子上拿了一根洋火，擦的一聲，把那信登時燒掉了，隨着囉囉嗦嗦的把我責備了一頓，問我幾時交的女朋友，和她通過多少信。其實，我那有什麼女朋友呢，我有的就是那唯一的地——而且她已許了人，與我更無干係——我委實傷心，因爲我到了S埠之後未有和她通過一次信，現在她給我來信，一定有什麼說的，父親爲什麼不叫我看後才燒掉呢。她難道在信中說了什麼犯法的話麼？爲什麼父親對待我這樣殘酷，寡情！我默默的對着那一堆敗絮似的灰燼，不覺滴了一滴淚。爲了女人流淚的經驗，我這是第一回啊！

也許她等不着我給她覆信——我沒有給她的信——也許其後她還接續給了我許多信，我都不知道。許久許久，我始終得不着她的消息。那時我設想她也許早已嫁了人，在過着婚後幸福的日子。我一想到這，我就把屢次想給她通信的念頭取消了。

二年之後，我回到故鄉，一切都覺無恙。却不料聽到一個壞消息，知道她並未嫁人，原來她已投進社會了，在T埠X小學當教員，坐冷板凳。我覺得奇怪，「爲什麼她還不結婚，那一定成爲老處女了？」我終日這樣的懷疑着，但我不能替她解答。再三打聽，才漸漸的知道她的苦

裏，知道她已和她的未婚夫解除了婚約，事情雖然出乎我的意外，但我依然鎮靜，不覺得怎樣難過，我反而愛她的勇敢，我不敢貿然武斷她的解除婚約是她此生的成功或失敗，但是事實已經判定她是新舊過渡時期下的一個勇士，即使她已然犧牲了她一生的幸福，然而她最少已替一般女子吐了一口氣，給「父母主婚」一次侮辱，給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一次傲告。

這時，她的弟弟，正在C城××大學念書，我想去信問他姊姊的事情，但又怕惹出麻煩來。至終沒有在信中提及她。待想去T埠找她一叙，又怕傷了她的心。於是我祇好裝做不知道，又把她從諸腦後了。

人終於是感情的動物，無論我如何抑制我對於她的想念，理智究竟是失敗了。在我北上之前，路經T埠，我終於不得不去她教書那個學校看看她。

這時，她比從前好看的多了，臉依然那樣的圓潤，但不見出有一些粉蹟，沒有從前那種桃紅頰的艷麗，樸素代替了她少年時的豪華，好像綺麗的夢早已和她永別。從銀絲的眼鏡看進去，眼珠子也沒有少年時那樣烏溜溜的光澤了，雖然有點憔悴，却很堅定。她乍一見我，神經受了過度的打擊，盈盈的淚水已然泛到她的眼角，但終於沒有讓它滴下來，可見她已能夠支配眼淚，不叫眼淚指揮她了！整個看來，她還是瘦的可憐的。分開看來，生理上，她身體各部份的青春的特徵已達到爛熟的時期了，處女的害羞

消失了，却換上了主婦般的豐度。我很驚訝，我好像得到了什麼秘密，對自己說，她已然走進了女人的第二個時期——少婦的時期——處女的黃金時代叫時間流走了，然而事實上，她還沒有嫁過人呢。

那天，她請了一天假，陪我在一家飯館吃飯，告訴了我她解除婚約的經過，據她說，當她發覺那男子在海外和人同居後，她才下決心和他解除婚約的。我這才進一步明白，並不是她不愛他，大約還是他不愛她吧。我安慰她道：「為幸福，你不可把你的終身大事再就誤了，時間不會許你躊躇的，你不該把你的青春交給粉筆生涯。」

「等這一學期結束，我決意離開此地，打算升大學。結婚我已不再想它了。」她興奮的說，臉上顯着蒼白。這是理智叫她說的麼？我很懷疑。我正在找適當的話來反問她，她的手却先握緊我的手了。一半熱得很，一半冷得很。我說：「你不舒服了？」「不，」她祇是搖頭，好久，才說：「有點冷呢。」我把她送回學校，我要和她告別了，但是她不讓我走，我不得已撒了一個謊：「我要買東西去，回頭見吧！」

其實，我此來除了探察她之外，還要告訴她我要北上念書的事情，祇因當時她的心緒太亂，我生怕節外生枝，這才下了最大的決心，始終沒有向她提及我的事情，誰知這一別更成千古了！

我到北方後，曾給她一封信，報告此行的經過，求她

原諒我不告而別的感情。之後，她也覆我一封信，她說了一大堆贊成我毅然一個人獨自向上爬的精神與志氣，却沒有一句責備我不告而走的怨言。我爲要求她寬恕才去信，她反而報我以同情，這是我心頭上永遠難忘的創傷。我自最無力挽回她的厄運，又不願使他惦記我在外的一切，我遂狠心不給她一絲我的消息。是的，我太自私了，我太缺少友誼了。有人若要這樣責備我，我也無話可說，但是我最大的理由，實在是因爲我不願打碎她的綺夢，我自知我懦弱無能，既不能愛護她，便祇好始終做一個旁觀者了。我本已許久不再記着她了，一直到她給我寄來羊毛衫，我才又溫了如上的一頁歷史。

自從寄衣與我之後，又隔了二年，忽然接到她的弟弟給我來的信，說是家姊已於×月×日逝世了。信上沒有說

她致死的原因。是病死？是自殺？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雖然我會去信給她的弟弟打聽究竟，可是並沒有詳細的答覆，這我很覺奇怪的。

她的死，已然三年了，這三年的人事的變化太多了，如果她活着的話，這眼前的一切，也許更增加她的痛苦。死究竟是幸福啊！

她給我寄來的那件羊毛衫，現在還保留着在我的箱子裏，我期望着有一天我會回到故鄉去，那時我要把這羊毛衫帶去在她的墓前焚化，命運是否要給我個機會，不可知，也不能知。我要臨風憑弔，又怕她在九泉下不許可。因爲我現在還記住她生前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茵！你要自願你遠大的前途，我不許你爲我的不幸掉一顆淚珠！」

外方人

告訴我，你謎的人，你最愛誰？你的父親，你的姊妹，你的兄弟麼？

「我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姊妹，也沒有兄弟。」
那麼你的朋友呢？

「你用這一個字，直到現在，在我是無意義。」
你的祖國呢？

「我不知道牠所在的緯度。」

那麼美呢？

「我很願愛她，那不死的女神——」

黃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們憎恨你們的神。」

那麼，奇異的游子，你愛什麼呢？

「我愛那雲，——那過去的雲，——那邊，那神異的雲。」

法國波特來爾作·散文小詩。
周作人譯：陀螺之七十七頁。

天下人底寂寞

李道靜

小鳥多躲藏在房簷下了

微雨拍着牆邊的落葉

啊天下人底寂寞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地字樓——張介人

我極愛看一個人撐着油紙傘在微雨中步行，這時節也許有來來往往的人，更有一些車馬，但皆是各自低着頭走路，雨也兀自靜靜地落着，彷彿各不相擾的樣子，這情景常常使我耽於夢想，以為此中總合着一點什麼神秘意義，圖畫中人理會不得來，旁觀者看着却有趣極了。幼年間跟祖父在××任上，二門至大堂間有一塊極大空地，中間道路全用石頭鋪成，那又是一個多雨的城，落雨時石頭總是青得發亮，因為常有人在上邊栽跟斗的事，許多不失童心的大人們剛一邁下台階也就由不得笑起來了。記憶中總彷彿是在細雨濛濛的鄉村道上，來來往往人皆是到別個村莊或城裏去幹什麼的，覺得平生看到雨的美也莫逾於此。前些年每天有事必須過西城走走，趕到落雨，一個人擦油紙傘沿御河出天安門，沿途景物也的確美麗，但總嫌不少富貴氣，而記憶中的則是個人的，且有一點憂鬱，不免有點偏愛罷了。回想起來有些事情總是非常模糊，因為××地

方四季看不出多大寒暑，一想到的就祇是雨。但我可以說那是紫薇花開得極茂盛的日子，一場宿雨過後，一個深鎖住靜寂的院落裡鋪滿了絳紅色的花瓣。這里我不願借用「落紅成陣」這個成句，不知道是不是在暮春，而我也實實有着自己另外的哀愁。大概晚飯後，棹子收拾得乾淨了，大人們皆喝完茶回到了自己房中，看來仿佛已經吃過飯好半天，但天却還明亮亮的，到點亮燈躺到床上去該還有一段長的時間呢，而我可真寂寞得有點暈了。我從這一個房間走到那一個房間，皆看不到一個同情我的人。祖母已經歇着了，但我實實並不想睡，我在嚮往着一個什麼新的玩藝，藉以打發了這段寂寞時光。祖父辦事那面屋子裏常常是鬧熱的，許多神氣不同的人在回着各樣的事，但這於我却毫無趣味，且那鬧熱裡透着多麼嚴肅，除非祖父特別高興時候，我不願去接近他。自然，跟我還談得來最使我快活的是母親，我們娘兒倆年紀相差這麼大的人在有些事情上却有着共同的趣味，我在那里聽來再胡謔上一點的笑話能使她樂半天，而她那一肚子數不清的故事也够使我神往了。不幸的是彷彿前些天省城外祖母家來了信，提到一位最相親愛姊妹的去世使母親掉在悲哀裏，這些日子吃

了飯一個人總是守在屋裏發愁，連自己最心愛的詩也不願意讀了。通到母親那個院子裡有三間較小的過廳，靠西屋裏近窗前常年擱着一張長長的棹子，那棹上鋪着潔白的布，一些剪刀，漿糊，整塊的以及零碎的材料凌亂地放在棹上，我們家一位遠房親戚陶孀就常年守在這棹邊打發她的日子。我在另一篇文章裏曾提到這個人，很奇怪我們家那時幹嗎有這麼多做的剪的，而陶孀也就常年在我們家過着這寂寞的日子。那天我走回陶孀那張長長棹邊已經好幾趟，看她老是擎着那隻未成形的袖子在縫着，我乃感覺到這終究是一隻無法完成的袖子，在感覺裡且透着一點更深沈的寂寞意味了。於是我在她對面坐下，拿起一把剪刀剪着零碎材料玩，覺得如此可以互相借取一點溫暖。這時陶孀擡起眼皮看了看我，說道：「你莫在這里鬧，待會你媽叫你背書，又該挨罵了。」我楞鼓鼓看着她，心裏有種說不出來的酸澀，幸虧沒有落下淚就離開這間屋子了。於是我茫然插入那荒涼深沉的院落，推開門，滿地絳紅色落英猛然觸目一喜，在這灰闇庭院深深寂寂裏，真是一種沒法形容的凄豔的美了。這時候心情真沒法子說得來，心裡仍然是酸酸澀澀的，但仿佛覺得眼前開朗了一點，雖然說來這花也還是寂寞的花。我在這廢院裡默了好一會，靜靜聽着樹葉間宿雨溜到地上的聲音。這時耳邊突然有吱吱叫聲，抬頭見蛛網綴滿的屋簷下正有兩隻麻雀盤旋地飛着，牠們彷彿飛進窩去，又不願進去，也不願飛到

屋簷以外的地方來，因為那實實是一個寒冷的世界。我走近前去看到那寂寞眼光中透着一絲兒喜悅，大概已經到了自己家門口，所以心神安定了。這兩個麻雀見到人並不怕牠們許懂得我們皆是同樣可憐的小生物，碰到一塊正可增加一點胆量。（那兩對小眼睛不住地在瞅我，我懂得這情意，這是表示我們之間有一點什麼阻隔，只能這樣彼此關心地看着罷了。）我突然起了一個怪思想：假若我不來時，牠們是不是也每天這樣生活着呢？我想是的，就擎另一個廢院望海樓來說，我每次從門口經過見牠皆是那個樣子，我存在牠存在，我不存在牠也許存在，只是跟我不相關連罷了。想到這裏我真有點如痴如醉，回到母親屋裏時已經點亮了燈，但新亮的燈却不使我覺得溫暖。母親叫我過那邊去念書，我仍然默默的，擎起書來也不知道念。母親看到這樣子，皺着眉說：「你怎麼了？」我，我，……」真的，我覺得渾身發寒發熱，彷彿是病了，睜着一對昏花眼睛默默地看着她。母親急道：「這樣默頭默腦的，到底怎麼呀？」說着走過來摸了摸我的頭：「可不是發熱了，剛才叫你穿衣服不穿，天氣這樣涼還到外邊跑，快給我到床上去睡罷。」於是連拉帶抱把我擁到床上，厚厚地蓋上被子，又輕輕撫了撫我的前額，才歎着氣為我把帳子垂下來了。我這時才覺得心身得到了一個安頓地方，四周圍是燈光，是母親的影子，我把身子在被窩裏扭扭，覺得異常溫暖，這是母親的溫暖，我忍不住悄悄地落下淚

來了。這點淚我想是落得可愛的，因為我們一生實實皆在寂寞的黑暗裏摸索着，有了這隻可以讓我們落淚的溫柔的手我們才有了我們的燈了。前年兩位朋友回家時，臨行前夜同了我和介人在一塊吃飯，這兩位朋友笑着說把我交給介人，因為他們懂得離開了我後我更會寂寞。我會經笑過為寂寞折騰到的人，但我想是無礙的，因為這很可以見出朋友們的好意，而天下人實實是寂寞了。前些年介人住在一間深深院落裡，四圍有極多的樹，在屋裡讀書談話真

是靜極了。我想他的「初夏暮雨」應當是在這個地方寫成了，我雖沒有看到當時黃昏微雨中那個情景，但從詩的想像裡却非常美。我覺得天下間有些事情實實祇有讓自己才理會得來，我不懂詩，惟對朋友的詩則大抵均極偏愛，也許詩實寫得並不好，這個原由也祇有自己才理會得來也。我和介人是朋友，這裏朋友二字有它的分量，仿佛我們皆覺得自己是被人冷落的人，兩個人在一塊怪有意思了。

一月二十一夜成。

夜雨孤座聽樂

充滿着詩情的夜雨，
我已往的悲歡之證人啊！
你悉索的點滴，
打着抑鬱而孤冷的窗櫺，
打着園中醞睡野草；
刺着我已裂而復合的一顆心。
我此時欲放聲高唱，
但為初秋之潛力的忠告而中止，
我欲抱頭痛哭半晌；
但眼淚已潤如荒擊之泉。
我緊扼着「現在」之喉，
勿使嗚咽出迷醉之囁語罷！
奏盡一切抑鬱式微之歌，
使我夢遊已往之太虛，

對每一次心的傷痕細吻，
撫慰着致命的尤怨，
愛給我的指示與挪揄，
比女神的掉首更為難解，
這個鑄造成萎靡的今我，
抱着夜雨之音，以追求如夢的辛酸。
手造辛酸，已如破甑般狼藉，
期許的榮幸，又若抹布之可棄，
唇邊的香沫化作野霧，
懷中呻吟的顛顛，
已不及雪夜的鐘聲之悲壯；
往昔產生誓語的林下，
嘶腸躑躅着如入無人之境；
月下拭淚之巾，
早爲了傷痕的綳帶，
青春的喜悅已隨着蘆葦低垂。

夜雨呵，你的雨珠滴下肌膚，
已不似當年之有溫愛的氣息，
刺進我如止水的血流，
我何能再信託你以我的追求？
唱片啊，你總合着命促人生的一切，
悲歡離合之音調，
於我是愛人的勤勉，智者的自述，
我望見棄婦之蓬首垢面，
手緊扼着肩巾在寒風之下；
等候舟子歸來之少婦，
徘徊於遠海飄來的破桅之側；
懷春的少女折枝插在如絲的鬢髮，
大城中的浪子，擁着掘金娘子而自滿。
我了解這一切，我容忍這一切獻與，
我將枕着夜雨之叮嚀，
佇候晨光稀微中的惡夢。

李金髮作，刊於現代雜誌。

槐樹

王石子

我家有一棵大槐，到今年他大約有七十歲，按槐樹的普通壽數來講，他應當還算幼年，至多算是青年。

我從家庭的閒談裏，知道了他是我祖父所手植，據說他開始生長在我家庭院時，已經超過了一般人的身量，至於何處是他的老家，現在還沒有什麼史料去考稽。

我記憶力還不很強的時候，他是在降生我的那兩間茅屋後邊的荒院裡，那時因為和他同長的樹木伴侶很多，我又幼小，所以他是不曾注意的一件古蹟，後來家道以父母的勤苦中興起來，建造了許多高大的房子，闢開了院落，他於是便由後院變到中院裡來，同時爲了整頓觀瞻，好多樹木遭了砍伐，他在我父母紀念祖父之下，不但逃出生死難，反倒成爲一位常被入講述的歷史文獻。他得到的崇敬，自然一則是受了中國拜祖的影響，二則是種植他的祖父晚年歿於他鄉教館，所以家人在追念祖父時就更特別的敬愛他。

這棵大槐是很發旺的，他雖然隨着四季盛衰，可是他的身軀年年都有很顯著的增長，每到炎夏，家人差不多總把許多熱的時間消磨於他的蔭下，母親在乘涼時常常提起我亡去的長兄在這槐下玩耍的往事，這件悲哀總是因槐蔭

而刺激母親的心，當然也變換大家談話的滋味。

我幼年同姊姊們和這棵槐樹發生的關係最多，有時他作我們練習射箭的鵠的，他遭受了無數的創傷，有時我們也利用他伸出的一根枝幹，權作鞦韆上樑，他像是很愛我們的伸着一隻胳膊來幫助我們玩這個遊戲，他永不煩惱地替忙我們，記得有一次我爬上他的頭部綁一個小風車，藉風聽響，我很興奮地在下面望着，不意在次一天我正在望那風車時，忽然由風車上掉下了一個鐵片，奇巧地正落在我的鼻樑上，擦去一點皮膚，我哭着罵這棵槐樹，我有一位脾氣很暴烈的叔父，他爲了安慰我，持起一把大斧狠地給了牠一斧，這種復仇的辦法馬上就把我變歡笑了，叔父因爲我的笑好像是很賞識自己的天才，也很得意地笑起來，我們是笑了，可是槐樹的砍傷比我的擦皮傷還晚痊愈了好多日子，牠沒有怨恨，仍舊很慈祥地給我們蔭涼，給我點綴庭院的觀瞻，紀念我祖父，和我們小孩們作出種種遊戲。

人事的變幻是難逆測的，沒想到在十五年裡邊，我家亡去了六個人，先是四個連生的姐姐相繼離世，最巧的是二三四姐都亡在夏天，於是我們納涼談笑的槐蔭作了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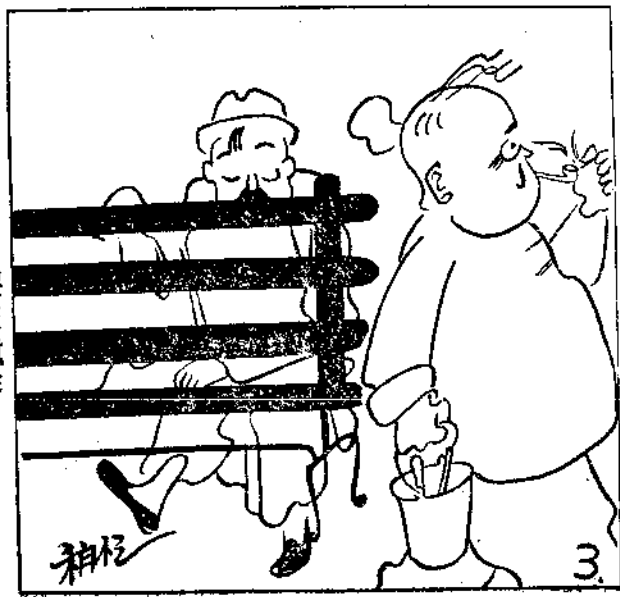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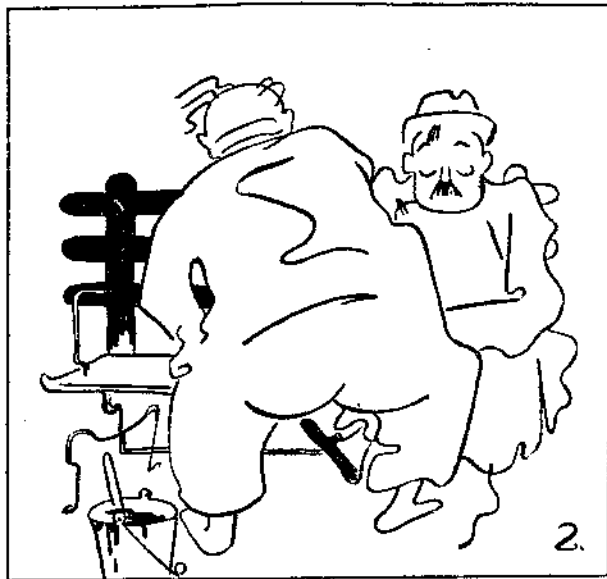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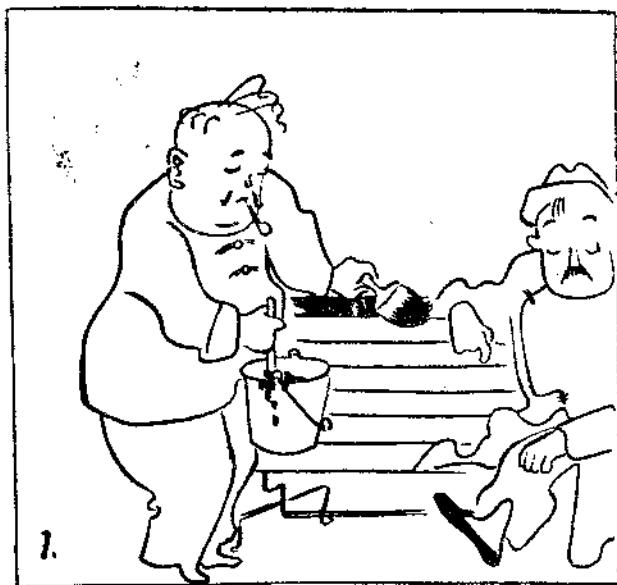
停柩的靈棚，我們在他的懷裡流過許多淚，牠聽過許多哭聲，尤其在最敬愛牠的父親彌留時，我們好像看見牠也流淚了，因為把牠用好房子包起來的是父親，留住牠沒羅死禍的是父親，叫人尊敬牠的是父親，可是人的壽命是很短促的，他親眼看着父親從幼小到壯年到老年而到死亡，他無法把牠的壽命分給父親，牠只能留住牠的生命來照顧祖父和父親的子孫，牠忠於我們的家庭，牠永遠給我們庇蔭，這位誠摯的義僕雖然不為父親殉忠，我們也够感激牠的了。最巧的是牠在父親亡去的第二年，大概是因為受了虫蠱的侵蝕，忽然枯萎了一年，所以家人都說這是牠悉父親而患病了。不幸砍過牠一斧的叔叔也在這一年故去，牠也沒有因叔死而驟然恢復茂盛，牠的胸懷很大，毫無仇怨，

現在想起來，牠是很偉大的。

禍不單行，在這個盈盈一堂的家庭死得寂寥了以後，家道又隨着水災盜匪的摧毀而破落了，以致把家又移去遠方，房子住上了三個不同的人家，自此我以漂零各地，始終沒回去過一次，聽鄉人說由這房屋的經營者把那棵槐樹作為那三家的分界，順着牠又築起幾道牆垣，並因這幾個住戶的貧困，把牠的枝幹都砍下來充作燃料，家鄉兵匪瀰漫，據說有一次我家曾作匪人的窟巢，門窗盡燬，那棵大槐也被伐去大半。

槐樹當然要怨我祖後無人，也怨己身生不逢時了。

幸得牠還存留一點生機，牠還是青年，假如牠若再能活上三五百歲，牠將要看見人間多少變幻呢！



小心的油漆匠

穆家獻作

莎甫與法昂書

羅 靜

——幾千年以前，希臘的著名女詩人莎甫Sappho。以失戀於美兒的法昂 Phan，悲哀萬分，終於拘着一顆傷殘的心，跳海而死。後羅馬詩人渥維德 Ovid，會根據這女詩人的傷心史，寫成有名的《懺悔書》，哀感頑艷，傳誦一時。最近，我的一個詩友——愛琳——一個聰明美麗的女孩子，以失戀自殺了。她死後，我整理她的遺物，在一本 Letters 裏，發現了她寫給他愛人的信的原稿。寫的是那樣曲折哀婉，描繪出靈魂上最深刻的悲哀，我流着眼淚讀完了它。

愛琳是一個有美麗形體，兼有美麗的靈魂的女孩子。並且，天資很高，詩寫的很好，生前，朋友們會稱她為第十位穆斯。她的為人，以及這一段戀愛故事，與那古希臘女詩人實在有幾分相像。所以，我替她這兩封凄惻動人的情書，借來一頂輝煌的冠冕——「莎甫與法昂書」。

第一信

失去了的 x x !

我仍然無能的盼望，盼望你的飛回！——

從那一分鐘，那一秒鐘，當愛的小船，溜出那個人心間的時候，我將穿顏色最黯淡的衣裳了，像憂鬱的黃昏，湖邊的景物一樣，像收藏起心愛的珠寶，我傷心的收斂起我含笑模樣。蒙起了我明亮的眼睛，紅潤的嘴唇，用一片烏黑的紗。從此，人們不要喊我作美麗的公主了，喊呼

我作近墓地的老年人吧！我哀悼的生活着，我是一個忠實的愛情的殉道者。

x x ! 你，以路人看我的人呵！你不要疑心，我愛的，並不是你，這該說；並不是現在的你。我愛的，是那個春天為我發瘋變痴的熱情的巴里，他，那個好人，乘了一匹神馬飛去了，我不知道他的踪跡。你，並不是他，因為你沒有他的心，他的愛，他印有我影子的靈魂。雖你有着他雄健美好的形模，你穿着他留給你的衣衫，你却並不是他呵，因為，你們兩個人，是那麼不一樣的。我對你說，你用陌生的眼睛看我的人，我的愛人失踪了。可是，我仍然在尋覓他，我有個痴念，我相信，我會尋到他的。今天尋不着，不是還有個明天麼？今生死滅了，不是還有來生麼？世界上的地方雖大，却是有尺寸的，早晚，我的雙足，會踏遍了每一方疆地方。我的蒼白的指尖，會觸着了每一粒地面的塵沙。

並且，睜着眼睛的世界以外，不是還有個幻想的世界麼？在那個虛擬的綺麗的宮殿裡，我仍然可以同他晤談，同他親吻。不要担心我，我並不寂寞，並不苦惱。我有耐心，去尋他，每天，在淚水叫我的眼睛變的迷茫的時候，

我仍然可以看見他。他待我，像從前一樣。他讚美我，他謔拜我，他喜歡我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聲音。他像從前一樣，按着我皎白的手臂，拍着我圓潤的肩，呼我作神奇的手風琴，彈奏着出色的曲子。你，以路人看我的人；你不要笑我痴呵！你不肯把他領了來，（我懷疑，你是知道他的去處的。）你既不肯把他找了來還給我，又有什麼權力嘲笑我的痴呢？你殘冷的人呵，你難道想把我這一點可憐的神秘的安慰，也給我搶了去隱匿起來麼？

我問你，我的路人，你是不是知道我的愛人的去處呢？如果你知道，就請你，把這一封信帶給他，叫他知道——他怎樣的懷念。

你，我求求你，做一回慈悲的善人，成不成呢？成不成呢？把我的信帶給他，把我的心帶給他，把我的淚帶給他，……說有一個人的生命，今終單為尋覓他而繼續。——她仍在悽惶的流着淚，無能的盼望，盼望他的飛回……

愛琳

第二信

給 x x :

倘若有一日你回來了，
你將發現我，你的愛人，
變得像一株隨人意的小植物。
盡心照你所願的樣子生長。
展着美麗的枝葉，

佈散着清淡的芳香。

如果你所愛的，
是一株含羞草，
我可以終日的
在你面前怯怯的垂着頭，
沈默，沈默，一千分的溫柔。

如果你所愛的，
是一朵蝴蝶花，
我可以整年的
穿着有花點的衣衫，
舞動着我的手脚，
模倣那隻美麗的虫，
比「細心」還要細心。

倘若有一日，
你回來了，
不是在夢中，
我將踞伏在你的足邊，
像一隻溫馴的小綿羊，
幸福的閉上眼睛，
叫比特山上的草香，

薰透我，不能出微聲。

我靜靜的流着還沒流完的

點點滴滴思慕你的淚，

像連綿一陣細細的春雨，

潤濕你的掌心，落到你的腳上，

安詳的閉闔上

有星光在微笑的眼睛。

細聽你，

我慈祥的牧人，

拿起了你神仙樣的笛管，

吹出了涓涓的淡水聲音，

吹出復活了我們的愛情。

呵！××！我又違反了你的尊嚴的命令了，我又顫慄着流着淚寫信給你了，雖然，我知道，這封信，仍然會被你氣忿的投擲回來的，……（雖然，你的信，在我這兒受着尊寵的優待，你的信的每一個尖角，我都寶貴得如同金葉。……）然而，無論怎樣，……無論你對我怎樣，……我對你，仍是執着的愛着，……仍是如同昔日一樣，殷勤的寫信給你，希望我的淒哀的帶淚的信，像畫眉鳥的歌聲喚醒春天一般，喚醒你睡去了的愛情。我對你，永遠不變初衷的愛着，我對愛神虔誠，對愛情忠實，獻給你的愛情，便也永遠凝定不移。隨便你怎樣對待我，我仍然奉你為我靈魂的太陽，永遠的，永遠的，等待着你的光輝的照

臨。……你在我的心裡，永遠佔着最高貴的位置。……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高貴的王子，……你聽呵，我在別人的面前，怎樣描述着你呵！——我模仿着奧蘭度的口吻！

「我所愛的人，像我的心一樣高……。」

呵！我的××！……我仍然這樣稱呼你，我仍然靦顏的這樣稱呼你……不，我依然有權利這樣稱呼你，……眼前的這荒寒寂寞，埃斯吉摩的景色，不是真的，是命運之神一半諧謔，一半殘忍的，在向我玩一套奇異幻術，……眼前我的悽慘，都是神的謊騙。……我仍然光榮的隸屬於你，你，這高貴的王子，仍然卑屈的隸屬於我……。

我的××！回首注視一下我閃着淚光的眼睛吧！（這，你從前曾稱為埋藏着東方古國神秘的，令人眩迷的墨水品的美麗眼睛，）已經成爲終日湧流着泉水的的淒暗幽谷了！……求你，拋一個注視給我吧，即便是輕蔑的一瞥……。

請你記着呵！我對你，仍是那樣執着的愛着，我的愛情，像那大海，無邊無際，永無窮盡……。

My love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The more I give thee, the more I have.

我的××！你去得還不遠，你會回來的，……看，你的照片，在向着我微笑了，他慷慨的，賜給我一個承諾！呵！你說他說的是不是呢？

永遠愛你的愛琳

窯黑子

聞國新

二 144 二

「小狼，有個好事兒你幹不幹？」趕脚的胡村蹲在「窯柱」堆，（有一定長度的樹的枝幹，約摸由四尺到六尺，用以支持煤窯中的石壁，使它不至坍塌）一壁悠閒地吸着旱烟袋，一壁向一個十分瘦弱的孩子打秋風。眼光同時就向魯君的身上一掃。

被叫做小狼的孩子，有十二三歲年紀，這時正從和地平面成五六十度斜角的煤道上紆緩地踩着脚底下用較平些的窯柱鋪好的階級走上來。從光明的洞外向這黑暗地獄似的煤井裡看一眼：只見到閃耀在他前額上的一粒微小的燈火。漸上漸近，纔發見在他狹窄的背上還駝着一袋跟他全身體積相彷彿大小的黑煤。胡村底響亮地口齒驚醒了他，像是個沈睡初起的人似的，抬起頭來以無神的眼光看着洞外，當我和魯君兩個陌生的面影映到他的眼底時，引起他的一笑，便有一股白氣從他嘴裡噴出來。

臉整個是塊黑煤，眉毛在哪裡遠望着很難分辨了。嘴脣若細看時原是臘似的焦黃，可是有了臉色做背景，反而顯得是鮮紅，牙是雪白。當他走到最上一級時，便騰出在背後扶着煤袋的一隻手，在前額上解下那盞繫着電石燈的帶子，撲的一口吹熄，攔在洞口旁邊。——那裏業經擺着

三五盞式樣相同的傢伙，都是他的同伴上窯時攔下的。

小狼的身軀離我們很近了，前額上的髮際滲出的汗液彷彿夏秋之間早晨的樹葉上所圍聚着的露珠。他緩了一口氣，使用手把貼在耳輪上的一隻薄薄的竹片拿下，沿着眉部，耳際刮兩三次，然後把竹片用力一甩，又送回耳輪上去了。——這樣的擦汗法據說在他們中間也是由經驗而得的。因為若用手去抹拭，那便等於在臉上搖煤球了。

「什麼好事兒，你說。」小狼努力地把他背上的煤袋駝上洞口，接觸着太陽的光明。可是他並不會停住步子，老老實實地擺動兩隻鐵條似的瘦腿，走出屋子的門口。細細的頸子向前探着，青筋宛然，彷彿是隻仙鶴。

我不但目送着他的背影，並且同時也退出這間地獄的前室，看他一直把背上的重載放在幾丈外的煤堆旁邊，那裡已竟陳列起十幾塊煤塊，大些的，小些的，像一座叢冢。而像小狼這一班人便一日一月一年地在努力堆成他們的這座生活的墳墓罷！

一個衣飾雖不講究却很潔淨的中年人，正立在這叢冢之間，低下頭，用鉛筆在一枚小小紙本上不知道寫些什麼。聽見小狼的脚步聲和卸下的煤塊響，忽然抬起頭來驚

訝地說：「小兔崽子，不要命啦！這一回總有六十斤哩。」跑過來好像很憐憫地在小狼的瘦瘦的屁股上踹了一腳，又說：「行啦，稀稀的吃稀的，掙乾的吃乾的，今兒個晚上你們爺兒三個又混上頓飽飽的破米兒粥哪！」他底那一幅團團轉的臉孔，營養得倒像個兔兒爺。小狼哈哈地笑了聲，便伶俐地衝我們這裏跑了來。

胡村一袋烟老吸不完；陸陸續續的在這煤氣味薰人的洞口擠出擠進已竟有十幾個黑黑子的身影出現了：一個身量挺高，雖有麻子却被煤屑塞滿的一張長方形臉孔的他們叫他做塔尖子，一個年紀比較最長，人中上有兩撇狗蠅鬚鬚的，他們管他叫瞪眼虎。剩下的都像小狼那麼大，有一個叫小九的孩子更小，最大不過十一二歲罷。大概是工作得還不很久，身上原有的肌肉還沒有完全消蝕掉，這是我們最後看見的一個。

胡村在小狼第二次準備下窰時，拿煙袋鍋子敲了他的麥桿似的黑臂一下，向我們努努嘴說。

「你聽，人家這位先生要畫畫你。」

「畫我？幹什麼？」從那驚懼的口吻，我曉得這可憐的孩子是已誤會到一件鄉村裡的迷信事故上去了。便打斷了胡村的要說出來的話，對小狼道：

「小孩，你不必害怕。」我指一指站在牆角用手絹揩着鼻子的魯君說：「這位先生，是從城裏來的。想在這兒畫張畫，瞧你挺是樣子，給你點錢，不用再下井了，一樣

也可以賺得飯吃。怎麼樣？」

那孩子的神氣還帶着躊躇，玻璃球似的眼珠兀自這裏轉轉那邊轉轉地，似乎一個陷于危險中的弱者等待慈善家的援手。這時又從井裡翻上兩個黑黑子，也暫時歇了他們的工作，看西洋景似的瞧着我們。

「這麼好兒還不幹，又省得上來下去的掀騰半天，累個五脖子汗流的，才掙個……」胡村說到這裏，有所避諱似的轉了話頭又道：「要是我準幹，多麼輕鬆啊。」

「那麼就畫你罷。」小狼說。

「呷，人家要我嗎？你不想想。」胡村的輕蕩的音調引起多數人的笑聲。

讓生活的鞭子緊緊地在後面趕着的黑黑，是沒有多餘的時間享受這種歡樂的情緒底；都一個一個從地上抬起自己的電石燈，把燈嘴向已竟燃着的火光處一觸，啾的一聲亮了。再用口氣一吹，隻手提着，連跑連跳走下頗陡的階級。讓我們這陌生人看了真替他提起一顆恐懼的心來了。

祇看小狼還依偎在我們的旁邊；這渺小的人高度剛到我的胸部，從臉上細看，皮膚是失血的蒼白色。聽說不白畫他似乎心裡有一點活動。

「我只須要兩點鐘，——頂多兩點鐘。」魯君對小狼說，「你一天能够掙多少工錢呢？」

「這。」胡村接了下文，「他們那兒有一定，稀稀的吃稀的，掙乾的吃乾的，憑你先生賞好了。」

魯君看了我一眼，似乎以為我對於他們的生活情況既然住得較久總多知道一點。其實我雖然住在煤窯區域附近，却因職業關係，這回切實的接觸還是頭一次。但我的自尊心又不願意使魯君失望，便大着胆子對小狼說。

「給你兩毛錢罷。」

小狼的眼光又瞧上了胡村，胡村却靜默了，又吸起一管旱煙來。

「才兩毛錢，」小狼終於吐出實話，「我們一天下十多次窯，那天不分個十吊二十吊的呢？」

我想告訴他兩毛錢已竟等於十吊了，但魯君已竟慷慨地說出：「好，就給你二十吊錢。」

魯君此來的目的已竟完成了一半，他很高興地支好三角架，舖上畫板，小狼把他的電石燈謹慎地藏在一個角落裡，仔細盯着那些生平沒有見過的畫具，色板啊，細而長的畫筆啊，海綿啊……，胡村仍舊蹲着窯柱堆上；可是他已竟不再吸旱煙了，兩隻臂交纏在胸際，嘴角懸着笑紋。

「要洗洗臉不？先生，」認清了顧主的小狼，像個奴隸般的，忠誠地問魯君！

「不要，不要。」魯君忙說，「現在你可以坐在那洞口上的界石上了，只管自自然然的坐着。」

即刻有五六個看熱鬧的來了，都擁擠在這一丈見方的屋子裏，欣羨地注視着魯君在精練地用鉛筆描出小狼的輪廓來。且時常冒出淺薄的批評的字眼。小狼的同伴們却依

舊上上下下的，讓煤渣裏汗水浴着全身，有的衝呆子似的小狼吐一下舌頭，有的却帶着嫉妒的味兒說，「你好自在啊」。

小狼只顧眼丁丁看着畫板的背面。

我感覺這裡的空氣是太單調了，便抓起魯君的草帽戴上走了出去。迎面的陽光照得我眼睛發花。我被一種呼嚕呼嚕的聲音所牽扯，脚下不由得走向和這煤窯小屋緊鄰着的一座小小蔗棚下去，呼嚕呼嚕的聲音就從一隻洋灰桶似的圓柱裏發出。我想柱裡一定是像電扇似的鐵片，鐵片和圓柱旁邊的一隻鐵蹬相連，有一個四十幾歲年紀的黃臉男子就用腳踏着鐵蹬子轉。我看了一會，黃臉男子却先開口說，

「這是扇風的機器；底下煤氣味兒太大，要不扇進些風，人受不了。」

我點點頭，又接着問：

「你也下窯不？」

他歎了一口氣道，「不行啦，像我這個歲數兒是不行啦。慫慫，那些窯黑子沒有過三十的，吃不飽，喝不足，整天累個死，混過了歲數只好摺下爹娘老婆的不管啦。」

窯裏的老板恐怕妨礙了黃臉男子的工作，過來笑嘻嘻的請我到屋裡去喝茶。我很知趣的謝絕了他，趕快看魯君的傑作去了。

日本新年風景線

秋本俊吉作
承 楹 譯

冬天的本色是白——雪的白——它的最好的時間是清晨。尤其是落雪天的清晨最有趣味。在嚴寒的時候，一早起打開了窗或門，大地已為雪所覆蓋，銀光耀眼，頓使你忘記了冷。歐洲人過冬，常常是聚家人或親友於壁爐邊，聽着木柴的燒響，或讀書，或紡線。但是冬天給日本人帶來的第一個觀念却是賞雪。近年來賞雪已成了例行公事，並且佔據了冬季娛樂的首席。舊諺說：「要想做個小詩人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這是實話，下雪天坐在爐邊讀新出版的的小說，總比一清早便跑出去尋幽賞雪舒服得多。但是想到一個人要養成高雅的嗜好或審美的習慣，忍受一點身體的不舒適豈不也很值得嗎？

「我們去吧——一直等到我們跌落在雪堆裡！」自然大家都知道這是芭蕉翁（譯者按：是日本著名俳句作家）的賞雪名句。然而美國作家亨利大衛雀羅氏似乎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寫過以下的句子：

「即是極短途的散步，我們亦須以探險的精神赴之，而永不返顧。如果你能夠拋棄父母，兄妹，妻兒和朋友，家不再見他們——如果你已還清了賬，下了決心，結束了一切事務成爲自由人，你就可以出去散步了」。

現代的日本青年男女，對於芭蕉翁，這樣勇往的賞雪精神也許還保留了一點，他們已在溜冰和滑冰上發洩盡致，因爲在日本做這兩種運動的機會是很多的。以此賞雪這件事已不如往時那樣盛行，不過繪畫與詩歌對於冬雪春花仍是同樣的重視。一般的喜劇和惡史總是分出幾章來代表四季，或是以劇情的變遷暗合四時的更替。例如第一幕是兩個情人相會於白花盛開的天幕之下。第二幕描寫兩人爲盛歲良宵的氣氛所陶醉。跟着是秋天黃昏的淒涼景況，以後漸漸現出不祥徵兆，趨向於悲劇的結局——死亡，自殺或復仇——常常是在下雪天的早晨發生流血慘劇。

在日本除了北部和山岳地帶以外，落雪的月份通常是一月與二月。詩人所詠稱的初雪，有時十二月即見到。而三月末間或亦會看到雪景，却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了。沿日本海一帶，冬季落雪常常會有六尺多深。富士山除了夏季以外，常年白着頭。在國外人士常到的各城市，雪常是迎客的好東西。雖則東京的冬天並沒有倫敦，巴黎或紐約那樣冷。在東京附近的海濱勝地如熱海或伊至，溫度很少有降到法氏四十度以下的時候，即至隆冬，亦頗少見雪。而江戶子在仲冬猶自僅着圍腰，裸身於天地之間，更爲世

所跑遍了。

在日本一到了冬天，人們就要爲過新年忙起來了。無論東方或西方的國家，碰上過年時候，市面上總不會比日本顯得更忙碌些吧？日本的東西文化混合跡相，在新年時節顯現得特別清楚。新的日本是完全從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脫化來的，但它的根蒂已深種在舊日本裏面，故此仍保存着不少舊的風俗習慣。實際說來，今日的日本又有一種保存舊禮儀的趨勢。因而現在在過年的時候，日本已於不知不覺中，同時服從了新與舊東與西的規律了。

從十二月一開始便算進了年關。十二月多半的時間都在算舊賬及結束全年事務中度過。因爲每個人都希望「無債一身輕」的過個快活新年。忙碌，擁擠，是十二月最有意義的現象。人人都抱怨說事情太忙，賬太難收，債太難還。

漸漸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新年的最前驅便是「年市」的開幕。市中所賣的都是必需的年貨，各種各樣的傢俱和裝飾品，從檀香木的神籠及羽子板（按：即毬子板，是一種戲器具。譯者）到松枝及草繩等懸掛物，應有盡有。東京的第一個「年市」是十二月十四日在八幡宮開幕。以後每天在城中換一個地方接辦，直到除夕爲止。這是東京和許多其他城市現在仍存的風俗。但是此種情意深厚的短期的「年市」情景今日已漸趨湮沒，因爲在下町一帶已有攤販常年的聚集着，整個地方都成爲一大市場。商

買雲集，百貨雜承。羊市的愛好者，漸漸指不出它的起迄之點了。

現在百貨公司已佈滿了全城，到了年終的時候，每家公司至少也要騰出一層樓來做「年市」，召致辦年貨的顧客。往時對於「年市」的開放日期和新年裝飾的起始日期都有嚴格的規定，不過現在已無形取消，一到十二月初旬大家便紛紛舉辦起來。街道兩旁，挨戶都種起松樹和竹子。門上面更點綴些紅色的橘子和龍蝦，這兩種東西是象徵繁榮與長壽。同時並用草繩纏繞起來，這繩子是一端較粗，他端漸細。這種種的屋子裝飾，都是一種祈福的表示。大抵住宅區的裝飾比較雅致整潔，而下町一帶商業區的佈置就雜亂無章。高大多葉的竹樹在十二月的寒風裡搖曳作響，異常喧噪。在狹窄的街上，幾乎彎過路來互相接觸。有時又把舖面都遮蓋起來。到了華燈初上時候，普遍的大賽賣戰便開始了，便道更外狹仄起來，買東西賣東西的人總是擁擠不動。商店的各色標語，如「驚人露佈」、「出清底貨大用賣」、「特別貢獻」及「破產大拋售」等等，亂成一團。樂隊的喇叭聲，留聲機的歌唱聲，不斷的送入耳鼓。街上傳單紛飛，像暴風雪的襲來一樣。汽車，載重汽車，公共汽車，自行車，手車以及行人川流不息的來往着，年關越近越擁擠。

年關越緊迫，大家準備得越積極。從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起，所有著名的雜誌都陸續發行新年特刊，於是人心

更爲浮動。接着米商及糖果店紛紛宣佈準備承製年糕，更加濃了一層年意。不久在通衢的拐角處便發現成隊的救世軍，激昂的搖着鈴子，爲慈善而高聲勸捐。同時你又可以从許多商店中看見長鬚紅袍的聖誕老人。而活人化裝的聖誕老人也在馬路中心高視闊步的走着，好像美國的風俗一般。從這種種季節的表徵看來，多神論的日本國民，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是很佔勢力的。

這種熱鬧雜沓的情況，一直要延續到舊年的最末一分鐘，甚至到這一分鐘以後的數點鐘。在除夕這一天，出入城的火車澈夜馳行，一直跑進新年裡去。木匠，裁縫匠，機器匠以及各種手藝人，都要爲舊年忙到最末一小時，到午夜才收工，然後才自己準備去過新年。元旦日一破曉，全城便面目一新，國旗到處飛揚，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穿着休假日的華服，笑臉相迎的互相拜着年。

接着新年便開始了，無論新舊人物，都對它抱了滿腔希望，希望在這一年中得到快樂和順利。在日本新年的各種風俗禮儀以及慶祝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國民性的特點，同時這也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最好的機會。

在正月的初旬，祭禮第一個舉行的便是莊嚴的「拜四方」。這時天皇以人民最高主宰的資格親自出席行禮，爲與皇室先訓在天之靈發生一種直接的感應。儀式極爲莊嚴神聖。舉行的時候，總是在天未破曉的寂靜暗夜裡。燃起了松木火把，使人油然發思古之幽情，如見若干年前皇室

先祖致祭時的情景一樣。儀式過後，天皇便賜見國內重要官員及各國駐在使節，給他們一種示敬的機會。於是皇宮附近便擁滿了文武官員，穿着金光閃閃的禮服，佩着輝煌奪目的勳章。而成千累萬的居民也都衣飾一新，喜氣洋洋的集中該地，來瞻仰國內外大人物的丰采。「拜四方」是新年中各種佳節的前驅者，以後一個接一個來，簡直令人無喘息之暇。

在一年中最初做的何一件事，都叫做「發軔」，都應當有一種特殊的做法。例如某某神宮的最初參拜，某某廟宇的開光典禮之類，種種名目，不一而足。爲了看元旦的日出，人們不惜於除夕半夜裏出發，跑到城外若干里地去等待。元旦發筆寫第一首詩時，要新打了井水來研墨，舊俗相沿，蓋非如是不足以示虔敬也。商人的新年第一船貨，常常是在二號這天開出，正如英國商人的重視五月一日一般。到了初二這一天，你可以看見連貨馬車或汽車滿載各種貨物，好像大賽會一般的滿城飛馳，坐在貨堆上的人，口中喊着「萬歲」！及其他種種慶祝吉言。約在六號這天，救火隊也舉行他們的初次練習，在皇宮二重橋前廣場上，表演種種驚險的技術。這也是江戶時代遺風保留下來的一種。

正月的頭七天叫做「松之週」，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用松枝和竹枝裝飾起來。及至第七日的夜騰，才把它們撤去，在空洞中僅留一枝松樹，這樣留到一直進入二月，天

氣漸漸暖了，新年的跡像逐次銷滅，一切也使返於平常狀態。

到了正月中旬，當焦和竹的裝飾品已經燒掉，新年食品的最後殘餘也已餵了狗，人們就開始感到冬日的寒威了。於是勇敢的男女青年便開始了耐寒練習。其中包括了音樂、舞蹈，劍道以及其他儀禮軍事等練習，都是在天剛一亮的時候就舉行。又有許多誠摯的佛教信徒，他們在嚴寒的午夜出發，去參拜這地的神社。身上僅僅穿着薄薄的棉木衣裳，差不多是半裸的。此外還有許多武士時代的激烈的訓練，也都要舉行的。

值得我們驚異的是，天氣這樣寒冷，耐寒練習這樣勇敢，而梅花却開得這樣香艷。它是預報春消息的勇先鋒。當其餘的大樹都因寒冷而萎縮時，它却在雪霜中盛開着，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它在灰色的冬天空氣中充分發散開



色和香，無疑的詩人與畫家又要為它而忙碌了。梅花的愛侶是黃鶯，它會唱世界上最好聽的歌曲。這兩種東西在日本詩中常常是聯帶提到的。梅花的愛好者中最著名的莫如菅原道真氏（紀元後八四五至九零三年。譯者按：氏為日本著名之漢學家。）他的記念物至今留在天神宮中受參拜者的崇敬。他是日本文學與詩的守護神。日本的第一次天神節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全日本同時舉行。因為天神宮到處皆有，所以梅花的冷香艷色到處綴着蕭瑟的冬景。

總之，日本是一個風景優美虎虎有生氣的國家，日本人是一種誠敬有大志，愛好娛樂的國民。一個外國人若想在短期中對之獲得最有興味的閱歷，最好是在十二月的末一週之始來日本，到次年正月第一週之尾離開。換句話說，惟有在新年時節，才是認識日本人生活本面目的好機會，無論在工作方面或遊戲方面。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作
方紀生譯

九 一個友人(上)

我在高等學校時，比較常往來的熟朋友中有叫做×的一位。在那時沒有多少朋友的我，自然頗有與×往來的傾向。我大抵一星期去訪他一次。某年暑假期中，每天必定到真砂町的下宿去找他，一同到大川的遊泳場去。

×是東北人，口齒和我們不同，是遲鈍而溫和的調子。這調子我以為正好代表他的性質。記得曾與他辯論吵架過多次，而他終於不會生氣，焦急。我以為就只這一點，就足認他是充分值得敬愛的長者。

和他的性質是很高貴一樣，他的智力也比我大的多。他時常一個人思索着那些當時的我所不能思索的問題。他最初就抱入理的目的，卻喜歡繙閱哲學一類的書。在那時曾向他借過斯賓賽的「第一原理」，這事情到現在仍未忘記。

在晴和的秋日裏，我們時常一塊談着閒話，隨足之所之地散步。在這種場合，我們每每看到這樣的景色：伸出在道路上面的樹枝上的變黃了的秋葉，無風而自蕭蕭地飄紛飛散着。當他偶然瞧見這情景時，他低聲叫道，「呵呵，我領悟了！」在這只能察賞浮於秋空美色的我，他這句

話只是好像某種穩藏的秘密的象徵怪聲傳到我耳中罷了。「所謂領悟這東西真妙呵！」後來他以日常迂緩的口氣獨自似的說明時，我也一句話都不能回答。

他是個窮學生。在大觀音(地名)傍租房自炊的時候，常常約我去吃僅有烤干鮭(鹹魚)的飯。有時買了煮豆來代替煎餅，兩個人連竹葉都不去掉就大吃起來。

大學畢業後不久，他去內地任中學教員。我很為他可惜。然而在不了解他的大學的先生們看來，覺得這種事情是當然的也說不定。他自己倒是似不介意的。過了幾年之後，記得他曾和中國某學校立了三年的合同，去做教師，到了任期滿後，又往內地任中學校長。他的校長的職位，復由秋田(地名)遷到橫手(地名)現在正做着樺太的校長。

久違多年，當他去歲到東京來訪問我時，從僕人手中接取了名片的我，和往常一樣，我比客人先進入客廳坐着等他。一會兒，從廊下來到房門的他，似乎還不一定瞧見規矩矩地坐在座蒲團(布墊)上的我，就說道：「你真裝腔作勢哪。」

他的話還未說完，而「對啦」的回答竟不知不覺地已

從我嘴裏滑了出去。爲什麼這個承認他的責問的回答會這樣自然的，這樣毫無造作的，這樣毫不拘泥的從我的咽喉裡滑出呢？我那時候的心情，是極透明清澈的。

十一 一個友人（下）

相向坐着的，和我，首先是互望着彼此的臉，在各人的臉上，可以看出昔日的容貌，像可眷懷的夢的記憶似的殘留着。但這正像一顆古老的心被朦朧的織入新的胸懷一樣，整個蒙上了薄暗的霧氣。要向可怕的「時」的威力抵抗，再返回往日的面目，在我們兩人已是不可能了。我們忍不住不去回顧挾在別後迄今之間的「過去」這不可思議的東西。

有着和昔日一樣的蘋果色的紅頰，比人大一倍的圓眼，和適於女人的胖胖的輪廓的臉蛋。現在看來也還是紅頰圓眼，同樣的圓輪廓的臉，但似乎總和往時有所不同。

我讓他瞧我的口髭和耳台子，而他爲我擰他自己的頭給我瞧。我的是白了，他的是已經有些禿了。

「一個人已走過了樺太這老遠的地方，恐怕沒有別處可去了罷？」我這樣調戲他，「你說的對哪，」他答道，「隨着又告訴我許多我不曾到過的樺太事情。然而我現在完全忘記了。記得的只是那地方的夏天頂好。」

多年以來，頭一次和他一塊兒出門。在他的禮服上面，寬寬地穿着一件斗篷似的外套。在電車上用手攀着皮帶時，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個用手巾包着的一細東西給我瞧。

我問他「那是什麼？」他說「是栗饅頭。」栗饅頭是剛纔在我家裡拿出來敬客的點心。想到他在什麼時候把牠用手巾包走時，我不禁有點吃驚。

「你把那栗饅頭拿了來嗎？」

「也許是的。」

他用着對我吃驚的樣子開玩笑的這樣說，又把手巾包放入口袋裏。

我們那天晚上到帝國劇場。當我拿了兩張寫着「由北側入場」的戲票，卻弄錯了走向南側時，他提醒我道，「不是這邊呀！」我站住了想了想道，「說起方向倒真是樺太的正確哪。」於是走向指定的入口。

他說他早到過帝國劇場的。可是在吃完晚餐之後，回到自己的席位時，和別人一樣，把二層樓的門認做一層樓的門，這回卻被我笑了一陣。

他不時地從口袋裏掏出金邊眼鏡，帶着它讀手裏拿着的印刷物；可是他也能夠坦然地望着遠處的舞台，而不把眼鏡取下。

「這不是老眼鏡麼？也可以瞧見遠處嗎？」

「什麼，只是Chabudo。」

我對這Chabudo的意義完全不懂。他爲我說明道，那是中國話的「差不多」。

那一夜回家時在電車他和我告別，此後到了遠方寒冷的日本領地的北端去了。

每當我想起他時，我想起了他的「達人」的名子，覺得這名子是造物特別爲他起的。而且我想起了這達人還正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做中學校的校長。

十一 赤誠

某夫人介紹一個女人給我。

「聽說是要學一些自己所寫的東西請您指教。」

我聽了夫人這句話，腦海裏想起許多事情。過去到這裏來叫我讀自己所寫的作品的人爲數甚多。原稿中大部份都是一二寸厚，不過只要時間所許，我也一定把它讀過的。簡單的我，只要讀過就算是盡了受託的義務而心裏感到滿足。但是對方卻時時有說將來請給登報，或囑咐介紹與雜誌的人。其中想着以叫他人閱讀爲手段，以稿子換錢爲目的很不少。於是我對於好意地閱讀不識者所寫的難讀的原稿這件事漸漸地厭煩起來了。

不消說，我的時間比起以前做教師時代，較有一些彈力性，然而把時間用在自己的事情上時，已經是非常忙碌。就是親切地約好的稿子，有時候也設法寫的。

我把我心裏所想的事坦白的告訴了某夫人。某夫人很了解我的意思而回去。約好的女人來到我的客廳坐在布墊上時，是某夫人走後不幾天的事。我在玻璃門裡，望着外面陰翳將雨的天空，對這女人說了如下的話。

「這不是普通的客套。如果只是彼此說些客氣話，那麼不管我們談了多久，總是不能得到啓發，受到利益。你

若不照直說出你心裡的話是不行的。如果你能十分開放你自己，對我毫不隱瞞，那麼你現在站在何處，要往何處去這些實情我纔能夠清楚。這樣，我纔會感覺到從你那裏得到指導你的資格。所以，當我問你話，而你心裏有所欲答的時候，你決不可閉口不說。如果儘自顧慮，怕說出這事可笑，可恥，或怕說出了失禮惹人生氣，盡力在對方面前將自己的本來面目隱蔽着，那麼縱使我如何想與你以利益，我所發的箭也只有空發而已。

「這是我對你的請求，而我之對你，也決計自己毫不隱瞞的。除了坦白地顯示之外，沒有教導你的途徑。所以倘若在我的思想中某處有漏洞，這漏洞爲你所看破，那麼我在被你抓着弱點的意味上，是陷於失敗的結果了。僅僅以爲受教的人纔有開放自己的義務是錯誤的，教的人在你面前也應該告白他自己。我們雙方，均應撇開客套。彼此互相了解。

「因此，倘若以後我拜讀你所寫的東西時，要說些很嚴峻苛刻的話也說不定，然而你可不能生氣。因爲我並不是爲要傷害你的感情而說的。而你，在你那方面，倘有不明白之處，那麼你儘管可以多多的問。只要你了解我的意思，我決無生氣之理。

「總之，這與互相敷衍爲目的，以圓滑爲主位的普通社交是完全不同的。你了解麼？」

女人說「了解了」而回去。

明風室札記

本期文章，有幾篇是值得介紹的。

尤炳圻先生所譯俳文四篇，作者松尾芭蕉，日人尊為俳聖，所作俳句俳文，深含妙悟，又饒山林隱逸之氣，讀之令人心曠神怡。

此四篇原載五老井許六所輯之風俗文選，尤先生精通日文，譯來信雅達三原則兼而有之，且復詳為註釋，尤便讀者。

x x x x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我國珍籍極多，傅芸子先生因京都帝大當局之介，得以入覽，「內閣文庫讀曲記」一篇即為此行的收穫，介紹國內已佚及罕見之明代戲曲集八能奏錦，詞林一枝等十八種，與本刊上二期所載傅惜華先生「也是園所藏珍本元明雜劇之發見」一文，同為近年戲曲研究之重要料資。原文本為日本書誌學雜誌而作，因編者之請，改在本刊發表，編者甚為榮感。

x x x x

畢樹棠先生的「小說瑣誌」一文，與第一期所登者同一性質，以簡練之筆，對所讀書加以嚴正之批評，按圖索驥，找那些書來讀，得益當匪鮮淺。

謝興堯先生之「雁與鴉」，為極饒趣味之作。乃抒情兼敘事之作，為關於飛禽之絕妙隨筆。

x x x x

「夜之章」作者南星先生和「沙洲致法昂書」作者羅靜女士均

應向讀者提及。南星先生是詩人，亦種長散文，為以前「水星」，

「文叢」及「文學季刊」等誌作者，其作品清新流麗，早有定評；羅女士用的是筆名，過去所寫小說頗多，讀者如果細味其作品，當知她是一位老作家。

x x x x

「天下人底寂寞」作者是兩位好朋友。李道靜先生的作品，已登過過兩，毋容介紹；張介人先生的短詩原題「初夏暮雨」，描寫深沉親切，李先生的散文，原為他這為詩而作，所以合刊一處。

x x x x

夏承楹先生所譯之「日本新年風俗景線」，乃應時妙文，舊年將屆，讀之倍增興味。

x x x x

知堂先生之文，本期暫缺，蓋所存未發表之舊作，已無有適用者。不過先生一向愛護本刊，稍緩仍當為文見寄，又，沈啓无先生上月遇病，近已大癒，不久也將為本刊長期撰述，題目已定為「無意菴隨筆」，想亦讀者所樂聞也。

x x x x

本期因稿件過擠，臨時抽出張譯林先生「談鬪鷄」，傅惜華先生「子弟書考」及胡荏若女士「花草草」三篇，附記於此，並向作者道歉。
二月四日，方紀生記於為佳齋。

同懋祥南紙書藉店

◇經售蘇蘇◇
◇文藉古今◇
◇文具名今◇
◇教育人名◇
◇用品字畫◇

專售各種書籍，華洋紙張，湖筆徽墨，喜壽屏聯，自運中西文具，各種自來水筆，鐫刻各種圖章，承辦鉛石印刷，體育用品，教育玩具，以及學校應用，一概俱全

◇西單牌樓迤北路東◇
◇電話西局二二一八◇

松華紙店

專售各種華洋紙張，湖筆徽墨，中西文具，喜壽屏聯，承印機關表冊，教育用品，以及文房應用一概俱全。並兼售普濟堂婦科濟陰丹，專治婦科胎前產後，經血不調，一切等症，屢試屢驗，其效如神。本店開設前外煤市街五十五號。

公用電話，南局三四一三
四一六五號

中央電台

懸賞徵求播音劇本

北京中央廣播電台，為展進播音話劇，擬大量懸賞徵求播音劇本，以供採擇，一等獎金壹百元，期限至本年三月底止，各界可撰製該項劇本投送茲列懸賞簡章如次：

題材 隨意，凡內容清新，劇情明明，充足藝術性質者皆可。

篇幅 能在二十分以上四十五分以內之時間播送完畢者為限。

期限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寄到。

投遞 北京中央廣播電台放送科文藝係。
信封上面須記明「應徵稿件」字樣。

獎金 一等一篇 金壹百圓也
二等一篇 金五十圓也
三等一篇 金貳拾圓也
佳作三篇 各金拾圓也

注意 一、應徵稿件概不退還，當選作品之上演權一切為本台所有。

二、稿件須用方格紙以楷字清寫，請勿用鉛筆。

三、作者之姓名住址及職業請另單詳記，原稿上切勿記名。

四、一人應徵篇數概不限制，但每篇須分附前項名單。

請讀高尚趣味

華北唯一圖畫週刊

沙漠畫報

內容充滿了：

莊重的愛

幽默的笑

諷刺的漫畫

雋永的文字

想知道文壇，電影，戲劇，攝影，

科學，風土，消息，……請看本報。

全年七元，半年三元八角，零售每本一角五分

分社址：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胡同十五號

天津書局圖書簡目

已出各書

采菲錄

靈犀著

三集一元二角
四集一元五角

木刻珍品叢傳

靈犀校

五角

當爐艷乘

夏冰著

八角

稚瑩

鳧公作

七角

十二金錢鏢

白羽作

六角

新書預告

靈飛集

張次溪編

天津風土記

張次溪編

瓶外卮言

姚靈犀著

中國戲劇史料類編

張次溪編

總發行所：天津法界二十一號路
北京總代售處：東方書店

保萃齋書莊廣告

本莊開設燕市，歷有年所，發售經史子集，宋元明清名家精刻珍籍，以及近年文化機關及各大學國學刊物書籍，定價低廉，信用卓著。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北京隆福寺街路北
電話東局一七二八
保萃齋主人謹白

修綆堂書店廣告

啓者：本店開設二十餘年，向蒙仕學紳商各界，遠近惠顧，信用昭著，無用贅述。本店發售經史子集，並宋元明清各家精刊舊抄本，以及近年學校文化學佛機關，出版書籍刊物，無所不備。惠顧諸君，應用何種書籍，均可隨時送上，定價從廉，海內藏書家如有舊帙欲割愛者，本店願以重金收買。特此敬佈，伏希公鑒。

隆福寺街修綆堂書店主人謹啓

本刊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謬承讀者愛顧，銷路日增，因之廣告效大，亦見光大，茲爲酬謝各界起見，凡直接向本刊登廣告者，一律照定價八扣，以表優待。希逕向東方書店接洽可也。

朔風投稿規約

1. 接收外稿，但以合本刊風格為準。
2.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3. 暫時不收譯稿。
4. 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
5. 稿費每頁以二元至五元計算，每期刊後發出。版權由作者保留。詩歌漫畫依地位計算。補白材料酌贈本刊。
6. 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刊登稿件期份之本刊一冊。
7. 來稿非經於稿端特別聲明，並附相當郵資者概不退還。
8. 來稿請逕寄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本社編輯部，勿交私人姓名。

本刊登廣告價目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後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前後封裏	四十元	二十五元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朔風月刊·第四期

本刊定於每月十日發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主編

方紀生

發行者

于星垣

發行所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東方書店

印刷所

東方書店印刷部

經售處：

北京：佩文齋，知行書店，成文厚，務華書店，僑寶書局，自強書局，會文堂，青年會，芮克真光兩影院，及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各大書店，書攤報攤均有代售。
天津：天津書局。

預定價目表

寄費在內（日本各埠照國內計算）	時間		國內	國外	香港及澳門
	半年	全年			
	六期	十二期	一元六角	二元七角	二元
	九角		一元五角		一元一角

東 方 書 店

雜誌

經售雜誌畫報
並由本店出版
朔風月刊一種

籍書

經售中日各種
書籍讀者有所
需求均可代購

文具

經售中外精美
文具自來水筆
定價尤為低廉

刷印

承印書籍雜誌
單據表冊取費
克己交貨迅速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西局七九四號

請閱：

華北唯一新聞紙

晨報

消息敏捷 報道正確

內容充實 印刷精良

近更闢有文藝，兒童，婦女，
藝術，史地，衛生，新民等各
種週刊，每日刊行一種。

廣告效力宏大。

刊費特別低廉。

如欲發展事業。

請登晨報廣告。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一八一號
電話南局三三五號